

霞

外

攬

屑

霞外攬屑卷二目錄

香雪庵筆書丙集

山陰 平步青 景孫 纂

執香峪禱話 時事

藩庫宜嚴杜借支

江西藩 衙門早晚衙不鼓吹

中興

江西通志本末攷略

文信國青原寺詩琴

江西按察使司井闌銘

犬不識字

周文忠公與周二南書

丹經錯認

彌勒佛治世

咕咯菩薩

直省不宜出大學題

傅而都嘉利亞國

僞狀元

唐選人家狀卽今履歷

代父贖罪

大計

從軍保舉

字以景

玉旣生言志

光緒己卯科重赴鹿鳴九人

言道著

舉茗送客客次謝筵

劉智廟

舌壁鼻塞

斗祓

省會歲事

錢東平

四當室書彙

劉庸夫

謝邱之訟

文廟演禮當於它地

汪洋孫僅

光緒紀元

封典

半壁山黑米古軛

三尚書六侍郎

幕友

各國使臣覲見

英吉利攷

曾文正公奏天津教案答

書

順風耳千里叫寄話筒卽今德律風與電綫

開礦

何心隱朱方旦薛執中

山虛水深

蓮鬢閣集

王蓮生編修

史恩濤

輪船招商局

彭尙書奏摺

十二運

劉次方奏 殿廷考試除積弊

統軍元帥印

霞外攬層卷二

香雪庵萃書丙集

山陰 平步青 景孫 纂

執香峪聘話 時事

藩庫宜嚴杜借支

養一齋文集 卷十 光祿寺卿康公 紹鏞 行狀云爲安徽布政使

是時藩庫存款僅三千餘兩其借支款項實有出而無入於是

釐剔弊竇嚴杜借支催提上下兩忙屬庫存款奏銷時遇有州

縣應領之款卽爲劃抵正供錢糧以省一領一解之費各州縣

旣受實惠而庫塘增多三年之內實存正項錢糧三百二十九

萬八千餘兩異時已百倍矣 庸 按合河藩院最有聲與武陵趙

文恪藩粵州縣應解者卽由司劃抵免其費 見東溟文後 董文

恪 敦增 藩蜀先委後詳 見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一 皆有古名臣風力攷布政

使設防明初元爲行中書省平章卽古使相之職一省之事無不受治一人不能獨理故有左右二官又有參政參議區區筦庫進奉抑末也自督撫設而承宣失職近益每下愈況至不若唐節度使之從事巡官嘉慶中康趙董三公外如吳槐江熊光之於直隸庫吏虛收侵帑案發獨吳任事時憚其查覈而不敢爲無錮銖誤他若謝蘇潭啟崑在晉張一西師誠在閩皆風采焯著自吏道雜而多端上下粵曳不獲守官信志非眞人才咸不昔若也

江西藩臬衙門早晚衙不鼓吹

切問齋文集上馮師問喪儀書云查會典品官喪儀並無音樂若權照藩臬衙門早晚鼓吹之例設立鼓棚亦只懸而不作庸按直省藩臬衙門早晚無不鼓吹獨江西無之不知始自何人

惟藩司護院印始如例行曾詢之老吏瞠不能答

中興

近刻有同治中興錄同治中興奏議二書按中興二字不見於
經惟烝民詩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焉任賢使能周室中興
焉杜預左傳序祈天永命紹開中興經典釋文並切去音漢書
宣帝紀贊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於殷宗周宣矣章
賢傳劉歆王舜毀廟議至宣王而伐之故稱中興又曰孝武皇
帝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匈奴傳敘宣王云是時四夷賓服
稱爲中興後漢書東平王蒼傳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因上
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鄧禹等傳論中興二十八將世以
爲上應二十八宿孔融集與曹操論酒節書景帝非醉幸唐姬
無以開中興晉書元帝紀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白玉麒麟神

璽出於江甯其文曰長壽萬年日有重量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郭子儀請車駕還京奏中興之功旬月可冀裴度請罷知政事
狀今旣繼開中興再造區夏李翱百官行狀奏神斷武功自古
中興之君莫有及者新書卷一百一十一蔣父傳順宗旣葬議祧廟有
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父父曰中宗正位春
秋已壯而母后篡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更復蓋曰反
正不得爲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爲中興漢光武晉元是
也自我失之因人復馬朴譚誤二復字皆作得之爲反正晉孝惠孝安是也
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爲不遷主顏魯公集臨淮武穆王
李公神道碑云昔宗周
之中興也我皇唐之反正
也二句最爲分析明白宋史南唐世家烈祖廟議咸謂統繼
昭宣合稱宗熙載議以古者帝王已失之已得之謂之反正非
我失之自我得之謂之中興中興之君廟號稱祖熙載之說本

之蔣父我

朝

聖聖相承治隆三代金甌鞏固一統車書髮捨跳梁歐羅窺伺旋卽平定何損於治

先帝踐阼奮武揆文一遵

家法何得以周宣相擬光武同姓再興晉元偏安江左尤非臣下所忍言以此名書無禮已甚且亦未攷前籍更不必論其書之工拙矣至章奏書牘類多以中興二字譏頌勳臣亦爲失檢左昭十二年傳寡君中此與君代興中矢中也非此之謂

寄園寄所寄卷七引杜詩註按宋史筆斷曰中興謂中於理而

復興也猶曰應當興也庸按此異詁不可从

江西通志本末攷略

同治己巳江西修通志開局庚午學使李苻農侍讀觀風有江

西通志本未攷試士南昌姜應門卷最爲賅洽然亦有未覈者

臚列如左稍加辨訂不知者闕之

按茂才父樟圖曾有江西通志本未攷茂才此攷似本之

樟圖又有江西通志補未刻

林志姜云嘉靖癸未布政司右參政林廷楫按察使副使周廣

同撰嘉靖江西通志三十七卷其書今佚天一閣有之 按

見明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 四庫全書總目卷七十三地

理類存目二

兩淮鹽政採進本

王志姜云右布政使王宗沐撰 按明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

江西大志八卷 四庫無

郭志姜云白志序云傳者惟林廷楫通志王宗沐大志郭子章

豫章書而已 按明史藝文志史部地理類有郭子章注豫

章古今記一卷豫章雜記八卷廣豫章災祥記六卷 四庫

史部傳記類存目有豫章書一百二十二卷

文志姜云文德翼爲董中丞衛國劉方伯捷修通志序云分得

流寓隱逸仙釋方技四門 四庫無殆未成

于志姜作張云布政使張澹明所志曾修通志見黃子威文星

黃氏藏書卷五擬總督于江西通志序云移檄二江江西布

政使張所志兼攝撫臣事諏日開局敦請名賢宿儒纂修甫

三月告成今于志是也 按康熙二十一年復裁江西總督

于公爲兩江總督則當稱于志爲是

安志姜云康熙癸丑曾奉修志之檄以逆藩變亂中輟按庫全書

總目畿輔通志提要云大學士衛周祚奏令天下郡縣分輯

志書按文清於壬子十二月 子告此奏殆即壬子所上檄

各行省次年始奉文殆即上 癸亥三月復 命各省進通

志巡撫安世鼎開局編校刊刻進呈其書今佚 按李來泰蓮龕集卷首紀年癸丑十月以修省志入省 四庫全書總目謝志提要云至康熙二十二年巡撫安世鼎續修之

白志姜云康熙五十九年白中丞黃修西江志 按穆堂初藁

卷 與彭宮贊尹作廷謨書云昨白大司馬重修省志別爲

經籍志備載江西前賢著述部目多至三千六百有奇實天下所罕有某因借觀其藁增入八百餘種別藁卷三十七與陸聚縱書白公修西江志時足下專司志局

謝志姜云雍正十年謝中丞夏重修通志一百六十二卷 按

入 四庫全書總目史部地理類 出陶存軒成手

姜云道光元年巡撫阮元議修不果 按李祖陶邁堂文略贈龔歐可序云吾鄉通志自雍正閒謝撫軍編纂後迄今曠百

年矣道光初元程月川中丞有意重修已發凡起例散之各屬徵稟本矣乃中丞去而此事寂然又按尙鎔持雅堂詩集卷三上太守周耿堂師詩自往七月大吏檄諸名士修江西通志總纂劉公似金門侍郎獨辭不與局遂散又按雷塘菴主弟子記文達于嘉慶甲戌三月二十二補江西巡撫丙子閏六月十九移河南道光元年則文達已總督兩廣議修志事是程非阮李尙二家說爲是姜攷記憶偶誤也贈歐序又云舊志脫略有臨川王仁圃豫章十代文獻略宋以前之人物按羅殆徧按萬年王揆方大令朝稟有江西通志唐前人物補遺一書借未梓又有江西考古錄通志古蹟之扁略者亦備詳永新譚壁堂補通志秩官攷至六卷可據以採入

姜云道光二十八年巡撫吳文鎔議修 按吳文節公遺集卷

十九恭報到

浙撫任摺是年

七月十五接奉部文六月二十八日

內閣奉

上諭吳文鎔著調補浙江巡撫卽赴新任等因

七月二十四日交卸是以不果

文信國青原寺詩琴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吳文節公

文鎔

撫江西疏請以文信國公

從祀

至聖廟廷蓋由信國十九世孫瑞昌東川方伯

柱

之請

方伯復校蔡文山全集二十一卷行世又以重價購得玉帶生
硯及青原寺詩琴藏於家髮逆亂後琴拓本尙多有之琴與硯
不知存否今春一古董客以信國遺硯一來售左側八分辟雍
遺制四字又一行曰寶祐二年吉州文氏藏行書九字以索價
太昂留數日取去

江西按察使司井闌銘

江西按察使司署揆道堂後有大井上有石闕闕四周有銘篆
文十八行行字不等云井如雪節始祭水上
交神棲混淪登雲使玉矯自有易天星而應運以出
大明萬曆戊申端午生李剴芬書豫章郭一德勒戊申爲
萬曆三十六年距今戊辰凡二百六十一年相傳此銘懸之可
避火與撫州魯公摩崖書天一山同第井雖在使署而內外汲
飲皆取給於是瓶甕纒僮相屬於道無頃刻休勢不得搨入夜
則有巨蟒守之行夜者無夕不見更不得近向有某臬使欲搨
之令柵井上亭汲者無得近前始拓得數十紙予亦得數紙分
餉友人僅存其一銘釋文載南昌府志廨署李剴芬無攷

犬不識字

宋稗類鈔卷一吏治門載鄭清之青田家居時幕官擬判曰鹿雖

帶牌犬不識字庸按此條見隨隱漫錄卷五堅瓠庚集卷四作明時
南昌守判甯王府鶴事寄園寄所寄一卷引稗史作南昌祝知府
古事流傳每多牽合或事偶相同或出附會如棗梨薑芥明史
作張墳三不朽圖贊乃作許半圭

周文忠公與周二南書

己卯八月二十三日申報載有周文忠公與二南言廣西時事
書云丹徒吳暢亭得之冷攤爲文忠親筆字迹飛舞是初撫廣
西時所作吳錄寄館中閒有譌字書云二南老弟足下三十年
闊別何由得訴我一生苦衷若見老弟我當大哭一場以一生
苦心不見信於天下非素知我之深者而又識治亂大體眞沒
處開口試觀今之天下以僞飾姑息壞乎以除殘去暴壞乎平
心論之得失明矣按文忠督兩湖以酷刑罷粵逆亂起撫嶠西

故有此言云今之禍根不止一省也而粵西爲最卽如石井廣

二字

皆粵東民也以粵西土廣民隋而愚客民皆寄食其地良

少莠多莠者結土匪而土匪資其凶餓以害土著之民土著之良不堪其虐且欲大逐客民之莠而客民且利良者之家室於是雠隙日深結黨互殺而黠桀出於其閒嘯聚成羣以千數以萬數者多矣沿劫左右江數千里之閒其始激於州縣不爲理其曲直而下民怨嗟邪教見民冤抑之狀倡爲蠱惑之詞因好鬼之俗專爲鬼神之語而大吏鄭祖琛又篤信佛教酷似梁武欲不殺一人以爲功德於是一省鼎沸矣自丁未至今無月不損兵折將一切俱諱飾之於是一省文武亦無不魚爛至去年學臣無處可考欲入告而鄭乃發之內廷視爲小寇遂命少穆孰意天喪元老而李石梧繼之其爲人力袒鄭夢白一切查問

生事之人皆出其手於是一省之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懼而我遂成贅癘反冒巡撫之名言兵則省城僅有懦弱八九百名言饗則藩庫朝不繼夕言官則通省皆求參不得言將則通省皆是石郎之將言案牘則無一不是焚殺按廣西地處天未承平日久疏節闊目大吏如梁章鉅周之琦皆坐嘯治之夢白中丞於庚辛夷事居憂里門奉檄團防頗負虛望時穆相當國爲其乙丑同年援引之以至開府卧治桂林爲優老地耳任事四年養癰貽患斬竿發難流毒寰中文恭又穆相壬辰會試所得士附穆袒鄭宜文忠言之切齒也云二月一日出省帶兵百名於路募得百名十二日抵武宣教匪越紫雲山而來前鋒至三里圩其老營在東鄉卽大藤峽之後口時縣民已空問劉令作蕭預備云只一繩十三日留百名守城其百名赴前紮營雲

湖邨之嶺十四日見營外六七邨皆賊退營彭鍾橋之西孰

知老不怕死之張鎬

卽向軍門

風雨而至十七日向大戰於召邨雲

湖之間黔福勇先潰鎮軍兵大奔我提勇四百名往援揮刀直

進翼向破陣而出我兵勇無一動者手刃二人光淮射殺二人

亦無應者時賊聚擊於我我仍喫煙點火者按不住煙窩而擡

轎者後二人起不來矣三月二日復大戰四路出軍後置一隊

殺手斬退走者劉守攻東嶺張守

敬修

攻召邨之伏接應劉守

向攻三里圩之西秦鎮軍

定三

攻三里圩之北賊渠洪秀泉馮

雲山督戰劉至東嶺酣戰賊二千餘圍裏張帶東勇褚縣丞

玠汝

以應作航後以水師

從曾文正戰死岳州帶福勇共千餘救之賊又出眾圍裏向欲

衝賊賊又麾軍圍之秦兵擊死穿黃衣紅戰裙賊一黔兵亦死

二十四人傷八人始大奔矣此戰我兵勇六千餘賊三倍之聞

凌十八劉八領匪萬餘來萃於我向亦心動擗爲坐戰之法立
一拒敵大營下設炮眼四座四面厚牆深壕賊日環攻我日環
打按賊初起卽有眾數萬以天地教故民之所以入教眾以同
財其色故文忠忠武以寡擊眾宜其敗潰置殺手隊兵尙不畏
法窮矣擗坐戰法則兒戲自困不得謂師淮陰背水也文忠以
驍勇稱今臨敵尙坐四人肩輿廉頗老而遺矢耶云此信無暇
再寫可示光碧并呈慈圃先生此大公祖我所折服恐怕他爲
兩廣督臣山東再望此等人物真無有矣按光准光碧文忠二
子名光碧候補守備文忠身後遺澤服闋後以都司升用孫文
燦舉人慈圃亦穆相乙未門士主讞余步雲獄外擢文忠所折
服者不知何事陳卽督廣視徐鹿邑葉漢陽豈有勝耶二南名
樂厯城人與文忠同姓久交庚申春曾見其二南外集數卷

丹經錯認

劉文蔚見聞隨錄仇滄柱侍郎卒年八十著參同契悟真篇集注頗惑於陰陽采戰之術嘗於京師娶馬氏女爲妾尋遣還作詩曰採藥須求北地花丹經錯認玉生芽蘇臺凋後燕臺繼悔恨當年養鼎差蘇臺燕臺指先時二妾之匹者也庸按士大夫汨於富貴妄冀長生錯認丹經蛾眉伐性丹未九轉而煉蠶先燒者不知凡幾裴謨方伯昨於席閒聞劉喬二人耳語甚惡之因言海昌某侍郎亦耽此燕支北地鏡殿春塵年甫服官蓉城召主滄柱幸知悔悟開閣放姬壽至杖朝優游仕祿考終命爲五福之一人可不自愛其鼎而促修羅牒攝哉某友亦言三岡識略七卷上海張主政宸年垂耳順自誇工容城之術有僕嬪美而蕩聞之不信於是刻期相黷接未久張精溢而卒昔彭祖七

百七十九歲猶懼不壽日講祕方晚娶鄭氏以妖淫敗道而歿彭尚橫死何況餘子按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後娶鄭氏不言出何書此段本之殊誤太平廣記卷二引神仙傳云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又云王不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淫王失道而殂是妖淫敗道而殂乃殷王非彭祖且神仙傳亦寓言不足據使商家果有得壽三百之主則周公豈不知之何以無逸數殷三宗歷年而不之及哉第闔石既於卷一載莫抱陰丹誤後人詩而卷三又引本草綱目敗筆頭一條卷九又引日南雜記之太極丸文敏之羊腎藥酒方豈識略一書隨時劄記不暇前後校勘故自相矛盾抑閉居無俚亦以玉鑑鍊汞爲消遣計耶

越俗於事之不合理者輒詆云彌勒佛治世意謂別一世界如
西游記補所謂青青世斷之後爲未來世界中隔一糊塗世界
也然其語相沿已久不知昉於何時太平廣記卷四百七僧服禮
條引廣異記唐永徽中太原有人自稱彌勒佛禮謁之者見其
形底於天久之漸小纔五六尺身如紅蓮花在葉中謂人曰汝
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爲正身禮敬傾邑僧服禮者博於內
學歎曰正法之後始入像法像法之外尙有末法末法之法至
於無法像法處乎其間者尙數千年矣釋迦教盡然後大劫始
壞劫壞之後彌勒方去兜率下閻浮提今釋迦之教未虧不知
彌勒何遽下降因是虔誠作禮如對彌勒之狀忽見足下是老
狐幡花旄蓋悉是冢墓之間紙錢爾禮撫掌曰彌勒如此耶具
言如狀遂下走捉之不及庸按此語唐初已有正法云云當出

梵筭意在張皇釋迦像教至數千年不絕異端詭誕大抵如此人如詰之試問劫壞之後誰與證其是非耶然藉此而奸人立教輒以彌勒爲名不獨此老狐也聞健訟誣控者其呈詞尾輒有當今彌勒佛持世云云曾詢之刑名家謂此爲定讞後原告應反坐輒以具呈時患瘋故有此胡言亂道問官亦以此爲了案地步人心抗敵至於如此諦思之真無術以破其奸雖明允者亦只得顛預從之蓋不如是則枝節葛藤案無了結也

咕咯菩薩

江西五月初旬省城迎咕讀若樓平聲咯讀若街平聲菩薩木偶百千昇輿者傾到傾仄杠戛作聲故名神貌率獮惡可怖有云陳大元帥者有云大老板二老板者相傳皆傷漢陳友諒水軍部將荒誕莫可攷也所至填塞衢路周歷七門薄莫偶聚一處倏芴近

神祠而宿焉次日復然凡匝月而罷糜度布政使司大門左个
盛筵饗三日錫饒爆竹煙燄蔽天謂之收方云以逐疫非是歲
必有災張子畏與守南昌時厲禁之旋如故有司及鄉大夫士
皆謂繁民間疾癘雖知爲淫祀不得不聽從民便亦古蜡之遺
特擘聒失其意耳庸按明齋小識卷二元帝會條云古時北郭外
瘟疫盛行有孝婦憂尊章病逢道士過門首誠求拯救道士曰
施吾一甌茶卽爲爾書符鎮宅婦入厨移壺輒而道士杳几上
留元帝像一幅異之懸於中堂病尋愈徧傳里閭病者皆愈從
此三月三日相聚爲會其會以一神像爲一塔有所謂十八塔
者四十八塔者七十二塔者各名其社巡行阡陌閒大小不齊
儀注無節前導爲靈官轎必倒舁或翻或欹以爲恭敬是夜鄉
人得羣飲酣醉知鄉愚無識舉國若狂不獨江右有是陋俗也

吳名鳳此君園文集卷三有江西端午擡菩薩記一篇櫛寫最肖

直省不宜出大學題

己卯九月二十八日申報浙主考爲烏憚二公提調則督糧道

胡觀晉

敏筠

也相傳頭場次題誤出大學監臨聞知以浙闈舊

出大學題必遭火災因請改換三場又以亂號滋事兩號官幾
置諸法眾環求得免立即逐出揭曉後杭城有一聯云首藝殺
次藝死三藝則殃必及身漫云吉事知來柰出語不祥遂致號
官先應讖烏者倭憚者暈胡者更糊塗塞責若非監臨解事恐
誤題觸忌難免多士盡招災庸按隙光亭襍記則云江南不以
大學命題因崇正壬午爲定而后能靜三句南闈盡於此也廣
東亦然本廣東新語卷九或貢院被火或主司有禍尤忌聖經一章恩
福堂筆記則云人言直省不宜出大學題出則必有火災吳健

卷三則云監臨大吏恐致
火災防範維謹後卒無恙
乾隆戊申江西出十日所視二句作
應

趙鹿泉至爲文祭告乃發刻是科竟無恙又何理耶冷

廬雜識卷入吾浙鄉試出大學題闈中必有火災故老相傳康熙

初三次皆然自是以後浙闈不復出大學題蓋沿以爲例矣庸

謂凡官署考試相傳諸忌諱之說皆無理可解然違之則禱立

至如鹿泉之爲文祭禳是亦不可以已乎四子書可出之題甚

多豈舍十目二句遂無可出耶九月廿二日客來述此因舉趙

吳二公故事告之

又按順治戊子山陰胡子衮太史光龍湖廣題爲定而后能靜

甲午宛平李長文太史昌垣福建題爲瑟兮憇兮四句丁酉龍

游余岫雲宮諭恂福建題爲物有本末二句庚子曲阜黃在之

常評敬機

黔題爲此之謂民之父母康熙癸卯任邱李尙友學

士儀古

浙題爲生財有大道一節熊宗玉檢討賜典閩題爲有

德此有人四句己酉睢州王去非給諫

震生

閩題爲爲人君止

於仁聞喜詹子高太史

爾仰

蜀題爲在止於至善王子沈文恪

侍讀

奎

浙題爲如切如磋六句聞喜朱小晉給諫

裴

湖廣題爲

知止而后有定三句戊午咸陽劉漢臣戶部

元勳

閩爲其心休

休焉至實能容之慈谿王思繩吏員

雅

湖廣爲詩云樂只君子

一節丁卯鄞黃葉園常少

斐

廣東爲民之所好好之二句庚午

黃安張石虹春坊

希頁

浙爲君子無所不用其極雍正癸卯鄂

文端員外溟爲爲人臣止於敬四句甲辰德松如侍講

齡

鄂爲

在止於至善二句乾隆辛酉新城潘松谿閣讀

中立

黔爲詩云

樂只君子一節甲子長洲宋逸才太史

邦綏

豫爲十目所視二

句庚辰嘉興錢立之刑左

汝誠

南爲湯之盤銘曰辛卯新建熊

浣青檢討

爲霖

秦爲所謂平天下甲午滿洲國力民學士

杜鄂

爲楚書曰一節宣城張慕青太史

燕

蜀爲又日新一句己亥吳

嚴愛亭太史

福

豫爲詩云樂只君子一節戊申仁和余秋室太

史

集

鄂亦出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二句涇翟公樹太史

槐

滇試

亦出民之所好好之二句壬子吳石琢堂殿撰閩爲堯舜帥天

下以仁大興施鯉門太史

村

秦爲康誥曰如保赤子嘉慶戊午

吳吳壽庭郎中廣西亦出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庚申臨川李北

溟學士閩亦出此之謂民之父母萍鄉劉金門學士鄂爲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黃陂蕭省齋侍御

廣運

豫爲人之有技

容之辛酉施鯉門鄂爲帝典曰二句甲子施鯉門蜀爲上老老

三句錢唐陳荔峰學士

嵩慶

廣東爲康誥曰作新民丁卯貴筑

花建標侍御

杰

廣東爲此謂唯仁人二句庚午河閒周蔭長太

史

壽椿

閩爲詩云其儀不忒休甯吳藹人殿撰

信中

豫爲子曰

聽訟吾猶人也一節己卯灘陳文愨侍讀秦爲實能容之二句

道光壬午常熟楊研芬侍御

希銓

豫爲爲人臣止于敬仁和許

靑士侍御

乃濟

廣西爲民之所好好之乙酉河內李文清公蜀

爲道盛德至善二句泰和周廣巖太史

作楫

廣西爲其心好之

二句辛卯鹿邑徐仲升侍御

廣緒

廣西爲康誥曰作新民甲午

通海朱文端大理

嶠

充爲大學之道二句庚子泗洲楊疊雲通

政

殿邦

充爲爲人臣二句己酉李文清公晉爲德潤身二句商

城楊稼生侍講廣東爲湯之盤銘曰一節咸豐辛亥德達夫戶

左

巽

充爲其如有容焉五句己未漢陽袁筍咳閣學

希祖

閩爲

大學之道同治甲子新建胡小蓮太常蜀爲用之者舒二句庚

午丹徒丁濂甫僕少紹周蜀爲是故君子有諸己二句癸酉滿

洲烏達峰學士拉希崇阿江西爲詩云穆穆文王七句光緒己

卯日照尹竹軒太史琳基秦試亦出康誥曰作新民二節自順

治戊子迄己卯二百餘年直省出大學題者不一而足闕最多

卽江南浙江廣東亦有之屈翁山揆愷功英聲姿所記亦得之

相傳俗說重論文齋筆錄卷及敬安言浙自康熙庚午後不復

出洵然既有此俗忌持衡者何敢嘗試之乎

傳而都嘉利亞國

池北偶談卷一康熙己酉大西洋傳而都嘉利亞國貢使瑪訥撒

爾達聶入貢有

旨該國從來未通中國凡賜賚加一等其人物貢品與荷蘭略

同按職方外紀言地中海之西有意而蘭大諳尼利亞諸島國

中西紀事

卷一

謂卽今英吉利兼轄阿爾蘭者是今通商換約之

國十有七未見此名諸書亦未有言者或翻譯字異或爲英吞并國久滅區耶瓊攷言近申報排印曝言一百四十六回有大西洋熱而嗎尼國或卽此國按外紀而作爾嗎作馬尼下有亞則別一國予未敢信

僞狀元

洪逆金陵僞科某茂才作四海皆東王詩爲賊點天燭滅其一門惜不知姓氏樵隱詩話卷二載之又云僞狀元爲湖北興國人亦不知姓名文云三皇非皇五帝非帝惟有天父天兄天王天國乃是眞皇帝以此數語得首選極寵之頃刻致千百萬次年爲安徽主孝以君使臣以禮二句題爲僞御史劾有妖氣腰斬與張獻忠所以待僞狀元者極相似眞逆賊行徑前後如一

唐選人家狀卽今履歷

隨園隨筆十卷填籍貫年貌三代條引咸淳辛未正言陳伯文議

以爲後世士子未入場時先投試卷填寫本身籍貫年貌三代

皆親書一通庸按今考試填寫卷頭及中式後填寫親供必云

身長面黃鬚黧按南部新書乙云吏部常式舉選人家狀須云

中形黃白色少有髭或武選人家狀云長形紫黑色多有髭所

云家狀卽今之履歷二字詳見該條引親供也知唐時已然

隨筆引南宋事非近出茶香室叢鈔卷六三鈔卷十引新書與余

說同又引揮塵前錄本朝及五代以來云云元豐改官制始除

之

代父贖罪

無錫秦南沙給諫道然康熙後壬寅冬以爲貝子允禔雍正中改名塞

恩府管領革職罰銀十萬兩充饗監禁刑部獄者九年給諫子

文恭公

惠田

時猶未達隨侍營護乾隆元年丙辰以一甲三名

進士通籍卽伏闕陳情略云臣本生父道然身罹重罪已荷

天恩曲宥祇因催追銀兩力不能完仍行圈禁迄今九載年已八十衰朽不堪本年五六月內侵染暑溼瘡瘍時作寒熱交攻奄奄一息幾至瘵斃羈所情關骨肉痛楚難忍臣雖備員

禁近而還願臣父老病拘幽旣無完解之期更無久存之望方寸昏迷不能自主誠不忍昧心竊祿內慚名教伏惟

皇上矜愍庶獄有一綫可原者旣予寬釋當此

聖明孝治之朝更逢薄海祝綱之日惟有籲懇

鴻慈格外鑒宥臣父八旬垂死之年得以終老牖下臣願革

去職銜效力奔走以贖父罪奏入

天語褒嘉遂釋給諫未完銀兩并豁免至丁卯五月始卒於家
蓋優游林下者十年文恭之結

主知大用實始於此庸按顏氏家訓卷上風操篇云梁世被繫
劾者子孫弟姪皆詣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者自陳解職
子則草屨粗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
冤枉若配徒隸諸子並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還宅動經旬日
官司驅遣然後始退魏書李彪傳上封事無情之人父兄繫獄
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宴安榮位遊從
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甯是同體其氣分憂均戚之理也
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
令父兄露版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
據顏訓李傳是有罪繫獄子孫解職去官陳謝申訴乃六朝舊

事新書一百四十五條傳附通元云通元死通微白衣待
罪於門帝宥之是唐世兄有罪弟尚行此禮明之方以智猶爲
之莊烈帝歎爲求忠臣於孝子而深薄陳之遜之爲講官展書
自若也文恭非妄敢願請蓋亦由行古之道惜近人尅知後戊
辰安平陳慶升入館爲父定齋觀察法戍軍臺呈請刑部贖罪
奉旨赦歸亦仿文恭而爲之者癸亥五月朔

大計

定例子午卯酉年京察辰戌丑未年大計寅申巳亥年軍政蓋
古時三載考績大計卽明人之外察也大計屬之布政使雖與
按察使會彙詳院實則布政使一人主之鎖繕冊書吏於署內
關防甚密應入六法及卓異各員考語皆臨上時手書密填軍
興後優劣皆院主之主計者行文書而已在園雜志卷一云予昔

待罪西江稔撫州太守張伯琮之才守遂薦舉卓異張君感余
知己願執弟子禮今已升任河南臬司而余已左遷監司然時
通書問猶用手摺稱門人則過於謙抑矣戊寅十月五日屬下
二鼓讀雜志書於葛園

從軍保舉

軍興以來保舉之濫屢挂彈章璆耽謂自古有之太平廣記卷一
百六十六引記聞吳保安條云郭仲翔元振從姪也將成其名宦會
南蠻作亂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臨行辭元振元振乃見仲翔
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
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代公偉人尙私其從子曷怪今之
承樞垣指奏調薦剡並不論功之有無乎新書卓行傳卽本記
聞

字以景

新唐書段文昌傳字景卿一字景初四朝聞見錄朱子本字元

晦後易仲晦真文忠字景元後以攻媿語易希元今宋史作景希按示

兒編景大也以景顏景蘇命名無理表記鄭注景明也有明行

者謂古聖賢也浩然齋雅談俞清老嘗名軒曰景陶山谷曰詩

景明也魏晉閒人所謂景莊景儉等自有一人誤用遂以相承

謬耳然孝經序亦用景行先哲而近世洪文敏兄弟皆以景爲

字何耶西谿叢語卷上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

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疏矣魏文

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

肅然望慕雖引詩陵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管城碩

記按韓詩外傳南假子謂陳本曰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三王世家武帝制曰高山仰

之景行嚮之朕甚慕焉

升菴曰引詩文小異或所見異辭大抵漢人引經不泥如此

後漢書

劉愷傳景仰前修注景猶慕也景訓慕爲是山谷之說未足據

也義門讀書記亦謂景仰之誤始此賈景伯經師也豈范氏安

竊耶盧文昭亦引劉愷傳又引陳忠上書有百寮景式注景慕

以爲法式一夕話

卷三

今人用景仰景慕者非甚則有以前賢名

姓加景字於其上如景周景顏之類尤失其義惟漢昭帝云高

山景行深所仰慕方得此意蒙小字景孫蓋

大母孟夫人所

命取

大父贈榮祿公字上一字如范伯孫

喬

故事外閒輒以

景慕孫氏何人相詰或又以東坡次韻孫巨源寄蓮水李盛二

著作并以見寄五絕之二云高才晚歲終難遇勇退當年正急

流不待二疏爲可慕它時當有景孫僕

自注巨源近離東海郡有景疏樓

灑水

燕談錄

卷二

麻景孫興國中登進士甲科謂取此意近同人又以

募園叢書首孫可之集以爲慕仰可之故別號樵隱豈其然乎

洪文安兄弟八人适字景伯適字景巖邁字景盧逃字景孫遜

字景何邁字景徐邃字景斐迅字景 盤洲集中尚有景高兄

景陳弟 從祖弟景揚 逸 又有景思 景韋二人盤洲羣從

兄弟三十人最長者爲壽卿字難老然則洪景孫之字以其慕

孫文公逃亦與子異海甯楊侍郎雍建有景疏樓集當取蘇詩

說文解字敘云竊仰景行敢涉聖門卽用龍門語據義門說則

名字以景亦非無本不足詰也吳志孫和傳高山景行恥非其

次袁愍孫慕荀奉倩之爲人改名粲字景倩

玉鮓生言志

癸酉十二月十六日申報選錄香港中外新聞淞北玉鮓生言

志一條如出予胸臆所欲言因錄之云娶一舊家女郎容不必
豔而自有一種媚媚不勝顧影自憐之態女紅細巧烹飪精潔
倘能作詩作字更佳薄能飲酒粗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
相對茶香入牖鑪篆縈簾時與鬢影蕭疏相閒是亦人生一樂
事也若夫塗脂抹粉之流非余所好窮措大擁一黃臉婆子自
稱好色亦堪笑死余在城市而好山居嘗有結廬西湖之想構
清涼瓦屋五六椽中疊山石曲折通幽雜植花卉以一椽作詩
室藏書數萬卷一椽作精室爲諷經啜茗下棋飲酒之所一椽
作臥室窗明几淨絕無纖塵一椽爲閨人小坐清談之所一椽
爲廚房一椽爲茗寮旁設藥竈室前隙地數弓專命童子蒔魚
種竹藝菊濯蔬台有籬落閒意優游此中亦足云樂矣以下飲
食衣服一條略同夫此四者人生不可無如此清福幾生修到

然而熱中人斷不能解也則生有俗骨耳玉魴生卽王韜仲弢
別號所云四樂極文人之豔福無論四者兼備無福能消卽第
一條迺造物所最靳至難之遇果得其人非伯道無兒必神傷
奉倩否亦藥鑪終歲困苦無聊使比肩佞體之人眉頭不伸樂
於何有不才如僕以此折除半生福祿普告大千世界不知誰
何之人切勿爲玉魴生所誤也王婦楊夢蘅爲甦補明經引傳
晚號
淞滄外史又曰老圃原名廷緒以字行
號醒通難後更號甦補詩曰獨悟齋集 妹道光庚戌卒於滬年
僅二十四續林洽治年十六臺灣益扶大令謙首癸
酉舉人長女也王
字之曰懷蘅殆以不忘楊故王跋沈三白浮生六記強語耳

光緒己卯科重赴鹿鳴者九人

國朝重赴鹿鳴宴者二百三十餘年來指不勝屈然或一二人
或三四人惟光緒己卯科爲最盛見耶鈔者凡九人據遜學齋
文鈔卷十

一則是科不止九人協辦大學士工部尚書全慶滿洲正白旗人嘉慶

己卯舉人道光己丑翰林年七十九戊寅九月二十五日奉

旨加太子少保按察使銜前署汀漳龍道王廣業江蘇泰州人

道光辛巳舉人癸未進士丙戌補殿試年八十一十一月十

七日奉旨加二品頂戴予告體仁閣大學士英桂滿洲正

藍旗人嘉慶己卯繙譯舉人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旨加太子少保前任戶部右侍郎溫葆深江蘇上元人道光辛

巳舉人壬午翰林年七十八十二月十二日奉旨加頭品

頂戴二品封職候選道王守毅河南人道光辛巳舉人年

八十六十二月十九日奉旨加二品頂戴前任內閣學士

李品芳浙江東陽人道光辛巳舉人壬午翰林年八十四十二

月二十九日奉旨加頭品頂戴三品銜前任常鎮道周頊

貴州貴筑人嘉慶己卯舉人庚辰翰林年八十三己卯正月二十一日奉 旨加二品銜休致光祿寺卿雷以誠湖北咸甯

人道光辛巳舉人癸未進士年八十六己卯二月初十日奉

旨賞還原銜前署瑞州知府王嘉麟山東費縣人嘉慶己卯舉人道光乙未進士年八十七己卯五月初八日奉 旨加按

察使銜科名周甲姪美香山洵屬

熙朝盛事英相以繙譯特邀

俞旨附宴并著纂入禮部則例周以壬寅夷艇入江失守城池被議雷以癸丑幫辦江北軍務獲咎

賜復原官尤爲異數周庚辰聯捷温李同登壬午

恩科來歲禮闈丹山老鳳齊入翰林士林拭目俟之矣疑書月僅引周

而失載
温李

己卯十一月十六日周加頭品頂戴庚辰二月初六日温加
太子少保重赴 恩榮惟春皋閣學晉階申報失載

言道著

庚辰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令大學士九卿各督撫保舉奇才異能之士無論已仕未
仕不得以無人可保一奏塞責於是下土蟻蝨臣伏讀而言曰
嗟乎四海之大豈無人才可應

明詔者中外諸臣以人事君自必詳加按采揚乘飛翹第時事
孔艱上以實求庶下以實應

詔書所列非躍冶之金所可濫竽其際而二月八日申報刻有
寓塵逸史告白古虞言道著自著毒國策并克敵先天機器法
遞聞日俄兩國夜郎梗化狡焉啟疆占易數亦宜威克籌邊故

特摘要附報以備老馬之採

計開

壽國論 作新無撓法 乘機法

理民治安策 訓農固疆 經商裕國 考工廣用 肅

吏振綱

戡亂用兵策 略勢利 反強弱 校技藝

籌邊馭夷策 回易 連橫 轉并

摘錄機器十二件 車舟七 卻礮金湯專制火器 木牛流

馬 水車船 牛女礮 捷報器 飛車 螺舟

火器四 埋輪海若專破機舟 夷生初羅 連機

槍礮 燧鯨

另有小策能以不戰復琉而禦俄日不費張弓片札疏之

多士倘有志復國可親詣姑蘇北邑琴川言子舊宅面授
祕計不誤

烏虜策馬而應不求聞達之科唐時速化之士已如是就其所
言不過空談策略略知機器一江白大而已所謂奇才異能者
如是乎應 須求之詔者勿爲所惑可也

按兩朝從信錄卷六天啟辛酉閏二月薦異才條下來行小字云
南昌貢士萬長生揭稱江西瑞州府新昌縣逸民全國咸揭略
傳之異人試之縣府且品度超洒不願受職仗義滅賊功成奉
身而退將才技略具於左

一掌中勝算其袖中之卜或主將出勝偏將出勝或利則攻
不利則守或勝負或賊來不來或多寡或伏何方何地至於
天地陰陽人閒神福休咎其占不差毫髮此條不過奇門六壬

一混天陣此陣排列八門中央高築將臺主帥綸巾羽扇端坐臺上籌運不用士卒止用五人手執五方五色旗任敵人兵馬重圍不能擒我傷我倘使敵人一入其地九死無一生

也竟是封神演義姜太公坐四不相真胡說也

一陰兵變陽於絕無人影之地而忽然軍馬岳立草人紙馬唐虞兒妖

一陽兵變陰於兵卒叢集之地而忽然絕無人影此演戲法遮眼術

一火城此守法也不必深溝高壘畫地而陣敵人不能越我

界限一入其界盡成灰燼一里之地止用十人十里百人百

里千人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五引廣古今五行記大業九年唐縣人朱子賢善為幻術作亂官捕之所居云云

此殆子賢之流何足恃哉武侯火燒胡蘆谷亦演義非實事

一五礮三十攻我中國所恃者火器而虜之輕視而攻乘其

盡也蓋火器未盡則強既盡則怯此礮不用人力發引攻打

無休晝夜不絕此破虜之奇祕也

水許中之凌振

一渡阮飛車凡車之持重抵敵止畏其阮陷也此車有探陷

之法有渡阮之法卽地中七八尺阮陷可飛而過如履坦途

封神傳之土行孫天愚山人文集卷十五戰車攷引此條云言之誕矣又胡足與言車戰之法哉天愚與之同時則全國

威似實有其人

一堅甲此戰陣首一緊要事也虜之所恃以侮我者勁力健

疾身披重鎧而刀箭難入中國所恃以滅虜者火器然火之

發有時而盡而虜則強弓利矢乘盡而入百發百傷蓋以我

兵力弱難披重鎧身無所恃而屢戰屢北也造此甲有玄妙

處製度異常輕而便便而堅卽空拳一衝入敵陣刀箭不能

傷也

水許中徐箭之雕翎甲

一平地阡卒此陣以伏十里可阡卒十萬二十里可阡卒二十萬

一錦帳懸鉤此陣設立營帳以利誘敵敵來棄營而走其入我營中之人俱身傷利刃有死而無生也

一練火牛練此牛一牛可當百人

王德已爲田單所誤

一陷馬陣此陣臨敵之時各兵各帶陷具預伏地中外一坦平地豪無形影如敵人馬一入其地一一繫其足而進退不能可活擒之

一輪蛇陣今之造車者多方不一有人藏於中而虜騎不能犯者必持重難前可守而不可戰有車輕而便利者利可衝前而左而右而後虜可乘空而來此車取其便兩人可擡上造火器晝夜不絕以攻敵陣上設亦帳以防利矢鉤鎖連環

排成長蛇陣臨敵則分子毋衝突敵陣子去則毋顧母去則

子顧任是萬軍之中如入無人之境而我兵片甲不損敵人

可俱成灰燼也

陳壽斜之敗以車卽孫高陽茅元儀車營百叩亦未足制勝況此警說乎

一火帳此於山谷險阻之地難用車輪用此火帳人在帳內

敵不能傷其內火器終日不絕如深入敵境非此不能也

一水底藏兵此陣雖在汪洋大海可潛而伏可飛而渡也

一美女設餌此計敵見美人而來忽然美人不見而敵可擒

也陳平奇計祇賺闔氏此則竟是戲法烏虜國之將必有一妖孽以此應異才之薦又出宋郭京下矣近日都門演說

花谿一劇崔窻妾事見新唐書實有其人以之擒楊子琳非幻景也然豈誕妄不讀書者所知

時此揭已投兵部蒙發職方考試并呈科道見此聽試外爲此

具揭璫耽曰所言皆演義小說妖法極誕妄可誅何足致辨子

曰萬長生全國威皆唐子寓名非真名姓也故南昌新昌縣志

皆不載常熟言道著亦若是爾黎邱之鬼今昔一轍錄之以告

當代夾袋翹材館王午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旨中外保舉

龍申報載寓煙台金陵蔣蔣山告白出賣奇策治決口價十萬
兩照策治之不成不要分釐惟須先付半價始可將策與看亦
言道著之流詭名姓以博一笑而初三何桂笙
書後信以爲有其人而著論非之可謂愚矣

舉茗送客客次謝筵

今屬官謁憲司白事畢不敢遽起去俟上官舉茗椀相屬略啜
始起而出衙參旅謁亦以此爲節故甫舉椀則檻外門子大聲
傳呼送客其次謁者卽魚貫而入璫耽問此於古無所見殆禮
所謂不命之退不敢退耶子曰東軒筆錄卷五職方郎中胡枚判
吏部南曹歲滿除知興元府先是由判曹得監司者甚眾枚素
有所望洎得郡殊自失歷干執政皆不允時陳升之知樞密院
枚往謁求薦陳公辭以備位執政不當私薦一士枚慚然歎息

曰興元道遠枚本浙人家貧無力之任惟有兩女當賣人爲婢
庶得資以行耳陳公鄙其言遽索湯便起枚得湯三奠於地而
辭去無名氏南窗紀談云客至則設茶欲去則設湯據此則北
宋已然今但設茗去無湯也第奠地不知何故又衙參皆由旁
門入官廳見則由暖閣旁後入廳事憲司招飲亦然清波雜志
卷下晚會徹俎有應循廊者今亦如之以客則由暖閣中門出登
輿山儀門出屬官必仍至官廳令從者持柬謝宴東下然後羣
然散出也癸辛雜譏前集載趙灑叔召本州兵馬監押燕飲云
云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則此等儀節宋已
相沿不知何起

劉智廟

吳蕪岸

熒昌

客窗閒話

卷四

云劉智者不知何許人李墨莊

鼎元

使琉球記

卷一

則云廟名不知所起按明正德中馬中錫駐桑兒

園招流賊劉六等劉應招而至或卽以此得名而土人譌爲劉

智耶

庸

按李說無稽不足據焦里堂

循

雕菰樓集

卷四

劉智廟詩

序按晉書律厯志武帝侍中平原劉智以斗厯改憲今廟所在

正古平原地爲侍中無疑詩以志之又

卷二

壬戌會試記同云

漢晉時德州爲平原郡是劉智廟以祀晉侍中劉智故土人質

魯直斥其名耳薊岸不攷而妄爲之說非也晉書

卷四

劉寔傳

附弟智字子房遷侍中尙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發明太

康末年卒諡曰成則廟額當書晉太常劉成公之廟爲宜續古

文苑

卷九

收劉智釋天一篇星衍按隋書經籍志正厯四卷晉太

常卿劉智撰以御覽所引厯證之此論當出彼也儼可均全晉

文

卷三

探晉書禮志中王昌前母服議占經一論天通典中喪

服釋疑論凡十五條按喪服釋疑論隋志云二十卷

舌壓鼻塞

張茂實清祕藏

卷下

云玩器有二式最不利於人者如玉則有陪

葬之蓋陰戶之玉及蒙竹爲器皿此俱穢物幸毋蓄貯及錢醒

蓋

學繪

語新上玉爲舌壓鼻塞臍壓屁塞條知古玉流傳有萬

不可視爲珍玩者周虎文別鶴

炳章

云京師某嘗得一古玉如

藥杵而微精後有識者此古陰塞也乃棄之近出夜雨秋鐙錄

卷七離垢園條有宮人溺器誤爲珍物者似寓言未必真有其物

然骨董鬼不可不知賞鑒收藏家亦不可不多讀雜書勿但抱

博古圖鐘鼎彝器款識數冊爲枕祕也

斗被

風帽斗被

俗作蓬非

乃道途風雪所服見客投謁下輿騎則當去之

馮敬通與鄧禹箋所謂上堂則養不御也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杜注翠被云以翠羽飾被俞理初云此分句下注之弊也復陶翠被止是一名陶爲陶復陶穴之陶復陶卽被復陶之被以翠爲之風雨時所被如復陶在上今所謂斗被也故下云王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按四書釋地三續補皮冠蓋加於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次於潁尾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其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札樸卷二襄三十年傳使爲復陶杜注主衣服之官昭十二年傳云云杜注復陶秦所遺羽衣也釋文復音服一音福馥按釋名翽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復陶蓋以羽爲之有似於翽故可障雨雪也劉寶和愈愚錄卷三引漢書西域傳襲翠被馮玉几而處其中西京賦張甲乙而襲

翠被則翠被乃加於衣者若今之背心敷桂文燦曰翠被者蓋猶今之科袂禦寒之衣也丁壽昌曰翠被疑卽鶴氅之類故楚子雨雪而衣以出也歐伯以爲鶴氅皆非皓亭以爲科袂與理初合傳文下云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是君見臣猶去之況賓主自適以下乎同治丁卯有山西楊某冒稱兵部郎中來江西徧謁巡撫司道下輿不去風帽皆怪其無禮後邂逅其同鄉彭衛官女事露狼搶遁去真妄人也被說文解字云蠻夷服也今戲劇中猶然楊某殆自居於夸又何知左傳右傳漢書外戚恩澤侯表田蚡子恬元朔三年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也更非所曉矣

省會歲事

更生齋文集書李恭勤

世傑

遺事云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

廡爲餽饌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使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及見自正印以上廡左右皆有官廳予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遷擢今總督爲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餽饌予則出延司道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卽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儻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庸按此例近人萬不能革西江尤可怪者到門不已必登堂叩首此叩則彼必答之於是有一至不直再至三至而後已者有屢至不直彼此如獵者交錯於道梭織中衢日昃

不反非徒苦慊從與中人饑渴不得休亦甚苦之然習俗如是
一人不能獨異偶忘卽背罵面斥如大仇讐幸號房極留意不
忌耳

錢東平

北軒筆記唐室之中興劉宴首爲幹國之臣後以功盛眷隆常
袞輩忌之其誅也則因勘元載獄其黨楊炎復政爲之報讐遂
誣構宴死是不理財固亦死也致堂謂是言利之報然則司國
計者將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云不言利爲高國將何賴焉近時
抽釐設局始於雷侍郎以誠駐防萬福橋招勇奏行於裏下河
十餘縣而其議實出長興錢東平江東平旋爲侍郎所殺論者
亦以劫行釐卡流毒天下爲東平殺身之報而不知軍興十餘
年糜帑千億萬中外告匱實賴釐稅以減髮逆捻回盪平又十

年議撤不果則非東平所及料不得以是爲基禍追咎之東平

交不擇人薦虎自噬卽無釐金之議其能免乎

杭沈雋甫

官知縣東平中

表薦入雷營

司文案改章程錢斥之諧於雷云有異志雷命張小虎 劄國刺殺之逾二年沈嚼舌死規綱翻繫卷下附六

四當室書彙

黃仲則兩當軒取史通隱晦篇以兩當一之語與顏觸對齊王語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馬援老當益壯窮當益堅不同宋尤文簡公每公退則閉門謝客以鈔書爲事其子弟及女婢亦計日分鈔嘗語李太史燾曰吾所鈔書若干卷將棄而目之飢以當食寒以當衣孤寂以當友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

逐何堂書目跋引李文簡語略同

飢寒孤寂幽憂下皆有讀之二字

余讀而慕之曩直

禁廷午正二刻退食出城至寓率已日昃然猶日課點勘史集一卷并鈔其最勝者十數紙嘗欲署書室曰四當所鈔各本名

曰書彙恐人畝其效響仲則而止

劉庸夫

咸豐乙卯正月十日廉琴舫閣學

光緒

試安福題爲孔子曰諾

劉庸夫

愚

時年二十一古學已取文成過半忽念盜賊徧江南

北碎文彙作定安策凡二千二百八十一字錄於卷面注里居寓所略曰今天下之事有可恨者三而有可幸者一錢糧爲天府正供抗不輸將民之罪也重斂浮徵誰之過歟卽以吉郡徵米而論各縣官請領制斛額收正項外不過增以水腳錢票錢而已復多立名色曰看米曰土米曰樣米曰茶米曰燭米曰桶戶米曰倉差米曰門丁米種種譌索制斛定令欵權平量今制權革而不用且淋尖各縣每年徵米後各衙門俱有開銷試問費來何處非剝取小民膏脂乎而徵地丁銀納銀不照數收以

銀錢時價之多寡而低昂其價大約每銀一兩徵一兩七八錢不等而科費票費在外至差役赴鄉催徵貧者力不能納則索米催費每年若干則不必納官名曰包欠如欠銀十兩則索必五六兩不等小民受其愚弄日復一日產絕家破皆差役爲之也又有折色之弊其害尤甚如都圖內分甲乙名目有准收米者有准收米而不能照額數全納米必以銀折補數者有甲都納米加倍於正額而折色再倍者有乙都折色浮於正額三倍之多而並不准納勺合米者同爲赤子無罪異罰朝制固如是乎吉郡如是他郡可知江西如是他省可知積習相沿莫爲救止可恨者一也昔人有言文臣不要錢武臣不怕死則天下平今之文臣要錢是其常規又加之怕死武臣怕死習爲故事又益之要錢欲求治平得乎推原其故大臣貪得無厭廣開倖門

大啟資緣之路門生故吏分布朝端世誼戚友列置要地無非爲一己之耳目爪牙得以於中取利以故下僚欲固其位不得不賂上司賂上司不得不取之於民也下僚恃有把握得以行其所求幕賓相繼爲奸親隨因之肆毒不問事之是非但視錢之有無不斷理之曲直但看錢之多寡在朝非無守正不阿之臣思興利除害奈隨聲附和者譏不識時則一薛居州難鳴孤掌在外不少能恤民瘼之州縣思易俗移風奈引繩持墨者動輒掣肘則百里下吏措置維艱其有謹守陋規不於陋規外有所更張則世稱爲能員好官如此而已然亦不數覲也官方之壞莫此爲甚可恨者二也承平二百餘年直省提鎮參游管轄兵丁素不訓練且兵不滿額以虛冒兵饜侵剋口糧爲務以故粵逆倡亂禍延東南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殺官

屠城擄掠一空蹂躪數千里糜帑數百萬豈粵賊勢盛耶兵不堪抵敵地方官又不足任事棄城逃走賊得以乘勢長驅如入無人之境耳於是募勇練團之說起募勇始招壯丁繼則市井無賴充數矣管帶者又不知戎務訓練不明技藝不精約束不嚴號令不申又故縱勇騷擾鄉間民避之如避賊賊至則遠颺數十里外賊去則尾後佯追或以大捷報或以克城報上下朦蔽以盜賊爲兒戲團練認真舉行人自爲戰誠今日之急務也各處地方官以爲不利於己從而阻撓之卽有一二舉行亦無實用惟湖南鄉紳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王鑫諸人以治鄉兵殺賊著聞駱中丞信任不疑諸人多克城斬獲號稱勁旅世非無才無用之者也今賊盤踞金陵餘黨四出督師望風潰散守土先期逸遁旣虞兵怯復虞饑絀可恨者二也所可幸者人心

未離耳伏望探愚言入告錢糧惟收正供浮徵者殺無赦百僚
慎守官箴不法者罪必及嚴飭兵勇激厲鄉團賞不踰時罰不
徇私棄城必斬侵吞必戮賊不難平也十三日學使牌示不遵
功令照題作文而上策妄談時事等語飭提調傳訊懲辦時吉
守爲吳江陳柳坪宗元傳見詳問顧學官曰此強項好男子請

於學使而釋之凡羈經歷署四日求橐者絡繹傳鈔是年羅忠

節公澤南師駐章門劉中丞霞仙蓉爲言庸夫延入幕府後隸

曾文正公水師與吳子序嘉賓郭筠仙嵩巖講學所至輒上書

不得志輒引去以同知需次四川同治辛未復上書王子堅方

伯德固極言規詆制府吳勤惠公棠以不安本分奏革編管本

籍嘗自署其篆曰天下第一愚人有醒予山房文存六卷定安

策一卷師友贈言一卷皆梓行蕭刻持雅堂全集其所校也

謝邱之訟

桐城張小陶司馬

肇和

門人立甫比部

福豫

父也幕游江右有

年自咸豐癸丑入軍需善後總局至同治庚午凡十八年七月
中投書通志局云道光丁未客銘東屏觀察岳南豐縣署時舉
人某揭其鄉賢謝秋水先生集中有如烏出籠語近禪機不應
列祀小陶屬銘婉復之去秋水講道時與同邑邱某不合後總
纂省志不知著何語邱之子孫以祖被汗恚憤而顛巡撫某訪
邱後人見顛者憐而詢之令南豐取謝栗主毀之謝族上控檄
府議詳撤祀事已百年道光乙巳邑修文廟工竣以鄉賢祠久
朽所祀若干人姓氏無稽稟府據志檄示九人而秋水與焉於
是撤而得復時訟聲已肇紳士於學使按臨呈秋水集求敘未
允疑復祀不足恃司訓許昌翰訪之小陶答以鄉賢請祀舊時

學使爲政新例應候部准咨文爲定當以請祀爲正意而以撤
主年遠卷爛無明文別具簡明黏單許依其言上請司詳請咨
越明年銘移甯都知奉部准復祀第邱某既載前志必有事實
秋水不加檢點令人子孫不堪致祀典中撤茲值通志續修但
取謝志參校其語是非自見俾秋水跡泯邱某德彰兩氏世繼
一朝瓦解和身親其事聊備採擇云庸按建昌府志採南豐縣
志謝鳴謙墓誌鳴謙秋水元孫云邱宏謀字谷貽玉山人歲貢生任南
豐訓導會同官某糾禍於先賢程山構僉壬私燬其祠宏謀曰
程山之學聞於天下程山之祀鄉賢七十有五年按秋水卒於
康熙壬戌祀
鄉賢當在其後下數七
十五年則當乾隆丙子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力爲辨雪之與小
陶書情事相反且秋水亦未總纂省志所稱謝志乃雍正中巡
撫謝旻所修非秋水也謝志中亦未有秋水與邱某講學之語

黃鐵禪司馬

之晉

鐵禪散體文牘

卷二

有與南城令陳樸圖

喬樞

書云紳民雀鼠之爭雖大局已完而餘波未了泝其緣起始於
攻訐鄉賢謝程山而謝裔爭之卯金巨紳助之眾紳糾黨持之
巨紳故削籍貲郎與科舉家柄鑿因蠱鄉民以讎眾紳倡清漕
之議設斂錢之局窩蔡姦匪釀成盜風而兩造健足愬京至於
再三不已上煩星使始定爰書巨紳一黨流放有差謝裔恚死
而攻訐者傲倖於網恢少鐵官南豐在己酉闕後是書首云株
守此閒胸交四載則當是壬子年事莫訟羅織星使讞定又與
小陶所云部淮復祀不合鄉賢俎豆半由勢賄而成江右則言
濫賢裔攻訐糾訟大都爲侵蝕祠產交結官長起見不盡爲先
賢此尤事迹乖迕姓氏渺茫無可攷訂欲向小陶詳詢顛末而
未旬日小陶遽卒無從質其是非局中纂修諸君積稟填委度

棄置不復省予以小陶書或有因聊爲識之辛未五月晦日

文廟演禮當於它地

同治戊辰秋江右文廟興復樂舞上了前一日肄習中丞以下
往觀禮以南昌府通判假主祭官十二哲兩廡需次州縣主之
酌獻跪奠如儀予頗疑非古制而倉卒無說以正之因逡巡不
敢一語頃讀續資治通鑑卷五十八嘉祐四年九月詔高景靈宮太
廟習儀自今並於尙書省先是集賢校理邵必言周官小宗伯
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肆儀爲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肆儀
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啟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爵樂舉祝
敵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此爲甚宜移尙書省以比漢司徒府
從之按漢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所以肆儀以決大事王伯厚
漢制攷序云猶近於外朝之詢眾據邵言則古法不應於廟肆

儀籍謂當移豫章書院習之

汪洋孫僅

獨醒雜誌汪聖錫本名洋臚唱御筆更名應辰或謂取王拱辰

十八歲作大魁之義

宋史本傳作十九

秀水汪雲壑先生命名如洋蓋

本此果登會狀此與近時孫松坪閣學如僅皆絕無僅有之事

否則如韞馬周者世豈少哉

潛庵漫筆卷一云孫初生時其祖建屋土中得一瓮人長數寸背有

文曰何青有友曰僅卽名之曰僅字亦何果及第未四十官至二品

光緒紀元

同治甲戌十二月二十七日申報云謹按軍機大臣奉

上諭圈出之年號光緒二字係從宋時崔融文內所謂光復丕緒之意也人所言者如此而不知經籍中時經見及其所徵引者然乎否乎庸按融唐人非宋融請上尊號表云紹開聖圖光

復丕緒人以佩文韻府丕緒下先引宋史樂志一條又引苗晉卿壽州刺史郭敬之碑一條後引崔融云云誤以爲宋人然晉卿亦唐人也按康成詩譜序文武之德光熙前緒後漢書

卷入十

文苑傳毅傳迪志詩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注光大其勳功而用其緒允也三志後主傳注建興五年引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王肅傳陳政本疏廢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賀邵諫吳主皓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顏延之陽給事誅逮元嘉廓祚聖神統物光昭茂緒旌德錄勳李公輔天命論光熙前緒罔有不服皆本康成皆在崔融前若魏志蔣濟傳疏曰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鄭亞會昌一品集序懋遵聖緒光慰孝思則緒字在上句光字在下句不

必引之

封典

湛園未定稟贈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加十級張公墓志銘云
惟古之制曰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爵不上逮也自南北朝始有
封贈其祖父而自父以上官有差殺未如近制之隆厚陳祖范
掌錄春秋隱公五年臧僖伯卒葬之加一等莊公元年王使榮
叔來錫公命此後世愍綸密印之始也至於貽贈先代蓋本追
王上祀之義唐以上無此禮宋始有之其封贈大父母降父母
一等封贈父母降本身一等明以來一如本身不遞降殺人子
之心益遂矣沈豫秋陰雜記則引容齋四筆載封贈先世自晉
宋以來有之迨唐始備然率不過一代引郭汾陽二十四考中
書令而其父贈止太保權德輿位宰相其祖贈止郎中爲證然

魏志王基傳基母卒詔祕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追贈豹北海太守是時基進封東武侯則追贈自魏已有矣按雜記此二條本隨園隨筆卷七其卷九云馳封之典至宋而隆大父如父母古未曾有其卷十五云封本生父母古未有也宋李昉爲相始奏封叔父超叔母謝氏唐權文公請馳封外祖父洪作祖詔從之劉總亦馳封外祖張懿爲工部尙書 國朝仍明制文武品官遇 慶典覃恩封贈曾祖父各如其官自一品至八品以次降殺九品官不封贈其妻惟馳封者乃封其母見會典軍興以來事例推廣朝輪緡算夕拜

愍綸

錫類推恩遠邁唐宋爲之子孫者宜如何感泣矢報耶

西雲札記

卷四

馳贈古謂之回贈野客叢書二十八謂唐制封

贈雖宰相止及其父若以恩回贈不但其祖雖異姓亦及之如權德輿楊於陵以恩回贈其祖勣總以恩回贈其外祖云云愚按北史長孫功傳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憚 餘餘叢攷卷二十七封贈條最詳

半壁山黑米古甄

同治壬申秋予去西江黃昌岐軍門贈黑米一函云治腹張歸以試人或效或不效軍門云得之魯肅舊宅倉隄人頗疑之近讀春在堂詩錄卷八半壁山黑米歌小序云半壁山在大江中咸豐間楚軍血戰之所也後掘地得黑米甚多并有古甄刻吳國江防字識者曰孫吳時魯子敬屯兵於此蓋其兵糧所遺也彭雪琴侍郎分贈少許云治痢疾則軍門之言非附會也特治張

與利爲少異時軍門亦贈一甌云同時所得而無字殆其地飯
甌甚多不皆有文字甌質頗粗不中硯材取戔斗室或夏日代
支頭枕耳蘇軾孔毅父久早已而甚雨三首之二云誰能伴我田間飲醉倒惟有支頭枕據東軒主人
述異記下云武昌府漢陽門內舊有陳友諒廣積倉基今皆爲
民居康熙甲子年有地中掘得黑米者黑如漆堅如石炒之卽
鬆研爲末治膈症如神價比兼金半壁山之米亦猶是耳子敬
倉址殆傳者之誤也綠瀾草堂詩集卷十樗安疊人字韻來詢
近事賦以答之別來聞見語須申漢米傳觀更餉人自注黃州
山崩出漢米云魯肅所藏因戲謂之漢米

三尙書六侍郎

光緒己卯春蘇州同時有三尙書沈協揆兵書桂芬宛平籍吳
江人翁刑書同儷潘工書祖蔭皆吳人同時杭州有六侍郎夏

吏右

同善

王戶左

文韶

朱兵右

智

許太常權禮左

庚身

龔工右

自闕

皆仁和人孫工左

論經

錢塘人數十年未有之盛也是年

四月龔卒庚辰七月夏卒十二月沈卒辛巳四月朱告病壬午

十一月王告養癸未正月潘丁憂今止翁工書孫戶左許刑右

而張鄞縣吏右

家驥

童鄞縣禮右

華

黃瑞安兵左

體方

徐海鹽

工右

用儀

六部部一侍郎皆浙人亦他省所無

幕友

癸已存彙

卷一

云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擁兵奏署所

謂表爲者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庸

按唐宋節鎮有巡官從事等

官多辟通籍未入官者爲之其結銜率帶檢校某官北夢瑣言

卷二

言官止使下員外演繁露續集云使下者爲某使所辟而隸

屬其下者也節度使者今之安撫使也安撫使之屬有御史有

郎官故朝列文移明日使下御史或曰使下郎官以別於在朝之御史郎官也其中多文通武達厥後敷歷中外或代爲節鎮或官至卿相史書具在僕指難數其不辟署有官人但延山林隱佚有才調經畫稱曰幕友不知始於何時意者明末國初一則寇患憧擾劃策借才一則草昧從龍滿人罕通漢語不得不延攬名流非特集思廣益左右顧問足資臂助而人才以閱歷而出造就培養異時備朝廷之用大臣事君以人此亦其一也雍正乾隆兩朝此風猶盛田文鏡幕中郎先生卽陶正靖進呈周禮天官說劄子云如往者田文鏡之幕賓卽姓者威行一省徧布黨羽此中外其知者而越人迄今猶有傳文鏡請安摺至奉

硃批朕安卿好郎先生好否雖齊東野語無可取徵然足見郎

名動

九重故有此流傳調語也如丙辰鴻博諸公事此尤多詞科掌

錄云汪芳藻游京師入吉水李維裕德清蔡升元門祝經誥

瀋邸禮爲上賓

蒲褐山房詩話亦云
隨查張二相扈

邵岷屢游學幕顧陳垆入

蘇撫顧琮幕王昶入湯右曾幕丁巳三月入史文靖湖督幕夏

之翰客 惠邸迓雲龍入雲督慶復幕三年易宗瀛宗涓兄弟

同人 慎邸許儒龍客浙江運使楊宏緒幕趙甯靜入浙閩督

德沛幕詞科餘話云沈崕湯右曾掌院禮爲上賓酬應之文皆

其所作鶴徵後錄云葉燾鳳客遊晉撫石麟幕中方觀承王子

入 平邸翁照入嵇曾筠幕

詞科餘話云入盧撫悼幕沈德潛
撰其詩序云入河督完顏偉幕

李宗潮亦入川陝督慶復幕吳棨試罷入順天學使劉 幕

陸祖錫入陝西王學使蘭生直隸學使錢陳羣幕劉鳴鶴試罷

入川陝督尹繼善幕汪沆客福州將軍新幕爲撰福州八旗志屢爲莊有恭諸督撫上客張庚入蔣檢討蔚湖北四川幕隨園詩話云周大樞報罷果毅公訥親延爲上客邵昂魯入浙江學使帥念祖幕彭績撰陳黃中傳入湖南撫馮鈐漕督顧琮湖督孫嘉淦閩撫王恕幕蒲褐山房詩話云劉文定公少在尹文端公幕府梧門詩話云姚世鍊入山西撫鄂弼幕不特己未前輩朱彝尊入陽和道曹溶幕李良年甲寅年入黔撫曹申吉幕後又兩入福撫幕吳農祥入閩浙督李之方幕也他如年雙峰制軍幕下尤多奇材傑士者年碩舊如徐芝仙蘭嚴星標馨幸見袁文餘皆湮沒蓋年獲罪後人諱言之述學沈廷芳行狀雍正十二年高文定總督南河致諸幕府嚴冬友長明入畢沅秦豫撫幕爲司奏牘嚴樂園如煜入湘撫姜晟幕四載有苗防備

覽入廣督那彥成幕有洋防備覽入辰沅道傅鼐幕有三省邊

防備覽林文忠公入閩撫張師誠幕沈學子亦入潘敏惠閩撫

幕程南畝副章亦以箋奏馳名即吾鄉徐璧堂司馬聯奎先高

叔祖火蓮居士一家居而為江西撫陳望之淮遜筦章奏一客

江督高文端晉幕皆以名宦退休儒迹匡時歲奉千金不啻也

隨園詩話卷十三古名士半從幕府出而今則讀書不成始習

幕此道漸衰康熙雍正閒督撫俱以千金重禮厚聘名流一時

如張西河范履淵潘荆山北入滿保諸公皆負才不遇出其

李衛幕岳水軒夢淵等皆名重一時學以濟於時所主又皆賢公卿豈今之不學無術盤踞衙門仰

主人鼻息入則奴顏婢膝出則狐假虎威而人猶稱曰幕友已

亦居之不疑於戲豈曰友之云乎咸豐初軍事興統兵大帥及

各督撫始有奏調京朝及外官差遣者游保通顯幾如東漢表

為故事又檄委需次官入署若唐時記室者今尚有之

雍正元年三月乙酉諭吏部各省督撫衙門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辦勢必延請幕賓相助其來久矣但幕賓賢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內外肆行作弊黷陟屬員則清濁混淆申理訟獄則曲直倒置敗督撫之清節設督撫之功名彼則置身事外飽橐而去殊屬可恨夫今之幕賓即古之參謀記室凡節度觀察等使赴任之時皆徵辟幕僚功積果著即拜表薦引彼愛惜功名自不致任意苟且嗣後督撫所延幕客須擇歷練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將姓名具題如效力有年果稱厥職咨部議敘授之職位以示砥礪該部詳議具奏尋議各省督撫應將幕客姓名造冊報部勤慎無過者照應得職銜即用無殺銜特疏薦舉者從優議敘如徇私保舉照例議處從之

各國使臣覲見

癸酉秋都門謙益長號傳來時事一紙云京師自

親政後雨暘應時人情靜謐各國使臣覲見先欲乘肩輿進

太和門帶刀上殿要

皇上下寶座親受國書經文中堂捧茗碗粉碎厲色以爭始定議六月初六日於

紫光閣觀見先一日在總理衙門演禮尙偃蹇笑談不以介意
至日神機全營屯西苑門皆明裝露刃法米英俄布日本六國
共十二人皆准其帶刀總理司員引進苑門每進一門卽將其
門上鎖至閣階之下總理大臣引上閣階

皇上登寶座使臣行六鞠躬禮不跪階旁設黃案使以次立讀
國書居首者讀至數句卽渾身發戰不能卒讀

皇上問國王好亦不能答

皇上又問屢次求見有何話說亦不能答其次者則奉書屢次
墜地而不能開聲經恭親王當眾嘲笑草雞毛令人掖之下階
不能動步坐地汗喘十二人搖頭私語不知所云延之就宴亦
不能赴倉皇散出恭王云說是

大皇帝不可輕見你門不信今日如何我中國叫此爲草雞毛

舉國以爲笑談當時離

寶座不過數武據其自云並未瞻仰

天顏人人皆言渠眼中必另有神物景象故如此戰慄也光緒辛卯正月二十五日德英俄法美日比和日本義奧等國覲見皇上午初御紫光閣升寶座御前大臣侍衛左右雁行立親軍前鋒護軍各營分列墀上下咸佩刀總理大臣帶領使臣預俟於時應宮至此行抵閣外由布庫引入閣旣入卽免冠向

上鞠躬排班前爲正署公使中爲各參贊後爲繙譯官計德國公使巴蘭德田貝華爾身人烏圭介薩費果蒸署公使吳禮巴閣雷明林椿朱師麗參贊繙譯等共三十二人前行數步復鞠躬至兩楹閒又鞠躬而上巴使出班奏洋語繙譯官譯出華言巴使前遞國書御前大臣受之陳之座前公使等又鞠躬退

復班

皇上嘉勉數言公使等復鞠躬相率出閣仍由布庫引至閣外總理大臣領向北去由福華門出

皇上御瀛臺賜宴柔遠優渥不復立讀國書者殆懲癸酉之戰慄不能讀至於瞻仰

天顏與否則不知也是年九月廿五日邸鈔十月初七日

皇上升承光殿奧國使臣畢格哩本觀見蓋以紫光閣謂非殿廷不合宜籲請入

大內觀見奉

旨改 西苑園城中承光殿

英吉利攷

江上蹇安簪中西紀事按采邸報及新聞紙最爲賅備而馮柳

東教授所著英吉利攷一篇在道光庚子夷禍初萌時作蓋據
俘夷晏士打喇打厘所供似較新聞紙緣飾夸大之詞爲差可
信蹇姿似未之見廣文石經閣文集恐亦未載今錄之左方

英吉利在荷蘭佛郎機兩國之西斗入海中西南北三面皆海
惟東面通陸形如箕舌東西長一千六百里南北橫廣六七百
里略同中國登萊形勝本歐羅巴之小屬國也國中產豆麥少
稻不給於食皆仰給於鄰國以瀕海專事貿易故船礮至精與
荷蘭佛郎機相等凡商船所至之國視其守禦不嚴者輒以兵
壓其境破其城或降服爲屬國或奪據爲分國若西海之亞默
墨一作利加之甲城之孟邁之孟塔拉皆其屬國若南海之新荷
蘭之諦面地之呂宋皆其分國也其所屬之國地皆大於英吉
利或數倍或十餘倍其海道或距本國十餘日或一二月三四

月五六月皆築城據其險要駐兵防守設官收稅其中間以他國土地不相聯屬全以兵船往來聯絡之國中無地丁錢糧凡兵饟皆取給於關稅本國海口共五關凡貨出洋面回國者值番銀千圓者上稅五十圓每年約二百五十餘萬其各屬國之關稅則隨處支銷外解回本國每年計一千二百餘萬而孟塔拉國居六百萬孟邁國居三四百萬以鴉片煙土惟產二國孟塔拉國產大土孟邁國產小土其行銷中國至廣故其稅最多餘各屬國合計每年不過二百餘萬而已英吉利不產鴉片煙土亦不吸食惟坐享其利富強甲諸國養兵有二萬其饟每月番銀七十二武官以火器考試入伍月俸多者番銀二百次二百六十以次遞減其每月俸番銀二千五百者六人一千五百者三十餘人今在舟山之百麥卽月俸二千五百布爾和月

俸千有五百一如中國之將軍一如總兵也文官皆入貲得之
未有富而不貴者得官後不稱職仍黜降之國都地名倫墩距
海二百里有河通海河廣三十丈王宮皆在城外示守以方
之意若環以城垣則四方不異服以爲示弱其山後爲舊王宮
山前面河者爲新王宮舊宮方四百百字似衍里爲朝賀之所新宮
甫營四十餘年方二里爲游幸之所左隔河爲城距宮十五里
城外爲大醫院國中就醫者以千計右三十里則先王之墓在
焉宮外河橋五道河中多火輪船遇橋則倒其桅而過火輪船
行至甚速所以通文報蓋王宮依山阻水山上有礮臺以師兵
爲衛故在城外而自固也英吉利與荷蘭佛郎機其髮皆卷而
微紅故中國以紅毛呼之佛蘭西卽佛郎機與荷蘭皆英吉利
之鄰國富強亞之西洋皆奉天主教故其紀年以天主耶穌生

於如德亞當漢哀帝元壽二年庚申爲始今英吉利闢天主教不供十字架而其書稱一千八百四十年卽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日者以舊爲大西洋屬國猶隨大西洋之俗也其國所主教者曰葛泥其神名曰巴底行距今有六百二十六年神有鬚髮立而合掌而仰視其像如此在家人奉之亦有佛像曰巴底利出家僧尼供之緇衣大袖無髮國中有塑像有祖宗祭祀皆與天主教相反以三月九日祭先無木主惟入廟誦經追薦而已尊卑相見禮輕則揭冠重則以手壓額而擴以擴之皆立不跪惟祭祀跪亦無拜禮嫁娶擇配皆女自主之如男女有成約及期會親族入巴底行廟男女皆跪於神前僧爲誦經問男女願否皆以願對則與二燭各執其一男投女女授男而吹熄之後聽誦經畢而歸男家女子之權並於男子貧富貴賤皆一

妻無妾妻死不繼娶妾有姪者生子亦歸正嫡不得有嬖妾名號其子亦不得稱庶母也今國主乃女主名域多喇二十有一登位載餘去冬乃贅鄰國之二王子爲婿其國名乍密在海中距英都五百里王子名雅那博與女主年同左右侍從皆宮女無男子每臨朝聽政二王子亦侍坐於旁國中宗室大臣皆坐而議政其前王名烏連歿後無子女有一姪而不及姪女之才故遺言以國傳姪女他日女主有子傳子有女傳女俱無則大臣公擇親族中有才者嗣位今女主生母尙存國主臨朝手執金鑲象牙之杖以爲禮此道光二十年秋浙江甯波府獲白夷晏士喇喇哩所供也雲階太守屬爲記之如此晏士喇喇哩爲其國將兵善繪事其紙潔白勝宣州產中有梵字畫蓋係西洋派云

道光丙午十二月丁丑駐藏大臣琦善奏披楞卽英吉利庸按

東溟文後集

卷八

侯林制軍書

丁未八月

云廓夷東接緬甸西接毗楞

卽廓夷屬也據石甫此書則披楞非英夷本國琦奏殊誤若路臣國之爲俄羅斯見嘉慶丙寅正月戊辰

上諭吳榮光奏拾遺記

卷十

之鬱夷卽郁夷與八紘譯史云扶桑

之皆爲日本則止爲三壺佚史小說敷佐之資均不足據爲定論見之文字也

曾文正公奏天津教案答

書

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侯

臣

曾國藩兵部左侍郎通商大臣

臣

崇厚跪奏爲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

臣

國藩於六月初九日靜海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六月初八日奉

上諭曾國藩奏起程赴津籌辦情形一摺等因欽此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爲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必須確查虛實乃能分別是非曲直昭示公道臣國藩抵津以後逐細研訊教民迷拐人口一節王三雖經供認授藥與武蘭珍然尙時供時翻又其籍在天津與武蘭珍原供在甯津者不符亦無教堂主使之確據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餘名口逐一訊供均稱習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養並無被拐情事至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臣國藩初入津郡百姓攔輿遞稟數百餘人親加推問挖眼剖心有何實據無一能指實者詢之天津城內外亦無一遺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

之卽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
皆有檄文揭帖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
教堂誘汗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帖之虛實
剖辨明白此次詳查挖眼剖心竟無確據外閒紛紛言有眼盈
罈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採生配藥野番凶惡之族尙不肯爲
英法各國豈肯爲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天主教本
係勸人爲善

聖祖仁皇帝時久經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慘豈能容於康
熙之世卽仁慈堂之設其初意亦與育嬰堂養濟院略同以收
恤窮民爲主每年所費銀兩甚鉅彼以仁慈爲名而反受殘酷
之誦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至津民所以積疑生忿者則亦有
故蓋見外國之堂經年局閉過於祕密莫能窺測底裏教堂仁

慈堂皆有地窖係從他處募工修造者臣等親履被燒堂址細加查勘其爲地窖不過隔去潮溼度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盡目睹但聞地窖深窳各幼孩幽閉其中又中國人民有至仁慈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復出仁慈堂收留無依子女雖乞丐窮民及疾病將死者亦皆收入又堂中院落旣多或念經或讀書或傭工或醫病分類而處有子在前院而女在後院女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加以本年四五月閒有拐匪用藥迷人之事適於其時堂中死人過多由是浮言大起本自熟聞各處檄文揭帖之言信爲確據而又積疑於中各懷恚恨迨至拐匪牽涉教堂而眾怒已不可遏迨至府縣赴堂查詢王三豐領事對官放槍而眾怒尤不可遏是以萬口譁噪同時並舉猝成巨變其浮囂固屬可惡而其積疑則非

一朝一夕之故矣今既查明根原惟有仰懇

皇上明降諭旨通飭各省俾知從前檄文揭帖所稱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並請將洋人致疑之端宣示一二天津風氣剛勁人多好義其僅止隨聲附和者尙不失爲義忿所激自當一切置之不問其行兇首要各犯及乘機搶奪之徒自當捕拏嚴懲以儆將來在中國戕官斃命尙當按名擬抵況傷害外國多命幾開邊釁刁風尤不可長記名臬司丁壽昌現署天津道缺卽以緝兇事件委之該署道督同府縣辦理當可勝任至武蘭珍犯供旣已牽涉教堂經臣崇厚飭令地方官赴堂查驗實爲解釋羣疑起見近日江南亦有教堂迷拐之謠亦卽如此辦理其後豐大業等之死教堂公館之焚燹起倉猝非復

人力所能禁止惟地方釀成如此巨案究係官府不能化導於平時不能預防於先事現已將道府縣三員均行撤任聽候查辦由臣國藩揀員署理其殺斃人口現經確查姓名實數惟仁慈堂尚有女屍五具未經尋獲其餘均妥爲棺斂交英國領事官李汝梅收存俄國二人已回俄國領事官孔氣驗明掩埋謹開列清單恭呈

御覽法國公使羅淑亞業經到津議及賠修教堂事宜臣等擬卽派員經理餘俟議有端緒續行陳奏其誤斃俄國三命誤毀英美兩國之教堂亦俟議結再行具奏所有查明大概情形謹恭摺先行會奏伏乞

皇上訓示謹奏七月湘鄉

上文正書云相國閣下同里

後學素荷教育固不敢以無關輕重之言上煩裁答故久不奉

書前月閱邸鈔欽悉

特派相國查辦天津事件側聞輿論

無不翹首跂趾以瞻經綸以天下第一偉人辦天下第一難事必將大雪數十年之憤以卒成中興之業在此一舉也相國以三朝元老而又立旋乾轉坤之功嘉猷入告必無不見信之理卽不然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相國若事當掣肘之處必以去就爭之蓋天下之所以望相國者如此以今日中外之事勢而論萬一兵連禍結沿海諸省必受其害而且綠營之兵未可恃天津烏合之民兵未可恃冒昧開釁必損國威不如隱忍與之講和此相國之苦衷亦天下之所共諒也雖然民心之可畏十倍於外患之可畏自古有有外患而可以立國者未有失民心而可以立國者今日之民心卽不必盡知忠亦不必盡知孝至於慈之一事雖至愚之人知之矧目剖心卽與教堂無涉

然王三則何如者也洋人之袒護王三又何如者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誰剗之誰剖之天豈不知而欲民之不知無此理也且都中傳聞王三業已交還洋人厥口一詞詫爲怪事不敢瞞隱敬以聞之相國況對官放槍亦豈可容相國之隱忍求全以顧國脈也然上帝好生之心斯民義憤之氣必不能終絕於兩閒抑鬱之極不能禁其不發此危機也況昔之夷情不畏戰今日之夷情畏戰何以言之夷但求利耳昔日與夷戰夷勝則於我有傷於夷無損也故不畏戰以倖一日之勝今夷之買賣房屋在中國者以億萬計戰則我雖傷夷亦大損豈夷之所欲哉及此宿將尙在之時果決計與戰夷必求和求和在彼斯夷可馭矣不然使齊之境內盡東其敵不可言者夷將言之不可爲者夷將爲之必不知底止矣隱忍與和而中外自此

無事天下皆蒙相國之福則雖一時未洽於心終必感之然而恐未必無事也以天下第一人中外之所畏服者而猶隱忍若此夷蓋有輕中國心矣相國深謀遠慮或欲抑先揚此非末學所能窺測萬一至於從旁慫恿之人別有隱情此不難知一過二之四字有誤誠以相國千古傳人欲使後世無豪髮嗟惜敢布腹心伏惟鑿鑿文正答書曰接手示義正詞嚴所以責望於鄙人者至篤且厚感慚無已國藩初奉查辦天津之

旨卽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啟 國家無窮之禍故奏明立意不開兵端前月赴津門輕騎滅從惟恐稍爲防禦之計轉滋外夷之疑其後親訊劊目剖心等事莫能指出確據卽迷拐一節亦止有教民出拐之事并無教堂主使之迹洋人新遇此變官被毆斃堂被焚毀忿恚已深若更執無據之詞與相爭論不惟

無以折服其心轉恐益激其怒故奏請

明諭力雪剗目剖心之誣冀爲釜底抽薪之計惟府縣究無大過彼族必令擬底謬妄已極鄙意不肯予以重罪崇帥力請交刑部冀羅酋或可轉圜且云交部則輕重轉可自由國藩未到津郡卽函致崇帥有禰同當有謫同分不欲過執己見因勉徇所請至今私心以爲大憾外慚清議內疚神明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大錯矣羅酋二次照會仍持府縣擬抵之說國藩照覆堅執不允渠亦無詞以對廿七日崇帥見洋人危言聳動遂有大局勢將決裂請另派重臣之奏敵處聞信欲令止勿上而已無及矣其實法兵在津者現尙無多不足深懼國藩初出治兵卽有效命疆場之志死生早付之度外尤屬豪無畏忌此閒所辦多有因怯而致蒞者王三安三僕在病中未及與聞已爲崇

帥釋放其餘各節曲全和局已屬無可再加此後再爲無理要
求亦決不更爲曲徇

朝議現令李帥統兵東來爲自固之計敝處又調張秋銘軍移
駐滄州一帶以壯聲援若在津辦理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駁
之自可徐徐定議昨英國公使威妥瑪自京來此國藩因病未
與一見據崇帥云威使之意欲邀羅使入都定議不願在津辦
理若該使等果持此說則毛公已虛此一行丁雨生中丞更可
不必北來矣惟此事無論在京在津究難迅速了結決裂與否
尙未可知我處辦理不可無備亦不可輕言兵事防禦而仍曲
全和好如或不然其曲在彼鄙意總以曲直爲勝負不欲兵端
自我而開乃爲上策承注縷縷奉聞卽請台安

天津人怨崇厚之護教也謂文正至必力反其所爲及公示諭

士民不獎津人之義憤且嚴戒滋事於是津人以怨崇厚者怨公及陳五可疑之疏內閣鈔發遺其後半都門亦謂偏護夷人又以詆崇厚者詆公矣責問之書日數至善化何鏡海應祺在江西上公書云再教案一事物議沸騰吾師苦衷天下未有能諒之者徒自引咎轉益多口若遂決然請去於義尤無當也用兵之事或乾綱獨斷或大臣堅持於內專闕者始能要於有成今吾師以一身之謫易大局之安固其宜耳然使後之任事者得借重望以爲口實是國家之患方自今日始矣應祺以爲今日毀譽可以不計而本志不可不明明之以口不若明之以事速赴兩江之任亦以擇將練兵籌餉爲亟一旦朝廷欲張撻伐卽可起而任其艱難或吾師志遂泉石他日犬羊肆毒平其亂者爲薦拔之人則今日苦衷亦可大白於後世張柬之安唐人

乃知狄仁傑之忠貞王濬破吳論功者推本於羊祜李中堂破滅擒匪天下以爲吾師之功古今一轍也吾師倡義旅時其難百倍於今日何以百折不回今權兼將相以千百年僅見之一人一中陷阱而氣爲之餒志爲之惑不思所以自振此左右無一遠識骨鯁之士故也有人才則氣盛無人才則氣衰信人事則氣盛信天命則氣衰此不必遠爲徵引卽吾師昔日之事衡之今日固彰彰較著也應祺年來家事粗了世味益淡非有望於噬植而自求一試也特以愛慕之誠不能自已故言所欲言有無可採乞訓示之文正報書不知作何語鏡海不復言殆亦引咎無它辭篇中有人才數語頗中情事鏡海亦自負骨鯁子戲語君負遠識若侍公左右當出陳少希遠甚矣鏡海一笑罷

順風耳千里叫寄話筒卽今德律風與電綫

茶香室叢鈔

卷二

人海記云順風耳西洋巧工所製以銅爲管

節節相續約長丈餘如千里鏡之式虛其中口大而末小向空

中傳語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相去五六里聲息相聞然今西

法盛行於中土而此器無聞焉蓋其傳語之巧又有百倍於此

者矣續鈔

卷二

閩雜記云吳廷華並整集有千里叫五律云器

成千里號機巧擅奇功辨制疑橫吹呈材認卷銅不妨時告密

最便是從戎私語喁喁處繁言嘖嘖中能通偏爲曲無疑總因

空偶已除秦法功堪破宋聲敢云風易過誰謂衰如充何必臧

三耳相攜待發冢詩意似是器名猶子不語所載江慎修之寄

話筒近閩中無此器并無此名按今日西洋人所製有曰德律

風殆卽其類

庸

按隨園詩話補遺

卷七

儀徵楊愷提督兩湖晚年

歸老招余文齋壁挂一器形如喇叭長一丈許糊以黑紗指示

余曰此軍中所用順風耳也將軍與軍師有密謀則用之相離甚遠其語只二人聞他人不聞也舊露菴雜記卷三截竹筒兩枚各空其兩端各以一面用皮紙言之膠封甚固兩筒紙面相向取細綫長數丈穿過之使兩人各執一筒一人屬口於此筒之空面一人屬耳於彼筒之空面相去數丈屬口者隨意言語屬耳者聽之了了他人則不聞也或曰筒中既有綫縫故聲不終闕卽從綫縫穿出不足爲異惟旣出縫外何以帖然附綫而行由此達彼並不散開且綫在筒外聲從綫過而他人不得與聞則又何也曰天地之氣充塞兩間於此可見蓋聲從綫縫透出逼之甚急故附綫而奔速於電火此綫以外無非是氣故急切不至散開而他人不及聞但此綫中或有紐結或以手指略拈卽不能過若綫太長則聲散筒過鉅則聲或倒奔從口角腮開

溢出亦不能達也庸按人海記袁詩話金罄集三書所言卽今德律風之製施鴻保俞曲園謂今無此器殆偶未見或已改名江氏之寄話筒與施望雲所言則卽今之電綫易細綫爲鉛條故聲不外散亦不至溢出雖千萬里湛海而無礙也

開礦

香祖筆記卷六戶部覆江西護巡撫印南贛道徐某覆商民蕭宗章等開採鉛錫疏略云南源山係附近名山之總名庾崇二縣接壤雖山閒石土產有鉛錫然地處荒僻民居寥落兼之米價騰貴有無生事地方難必其無云云奉

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准行大哉王言洞見萬里矣望谿先生集外文卷六安谿相國逸事癸巳夏四月余出獄供奉南書房是日公晨入

上問礦事對曰今議開礦以甦民困請著令止土著貧民無職業職事者許人持一銚而越境者有誅則奸民不致聚徒山澤以生事端矣議遂定一時大豪輦金謀首事者皆齧指自悔庸按文簡所記當在文貞面奏前惜南贛道徐不知何名其時巡撫出缺何以藩臬糧鹽不護印而徐任之安谿之議亦懼聚徒生事與部議同今日皆不足格議者之口第康熙中海宇殷富故大豪輦金謀爲首事今則一無賴子或不肖監司上陳通商大臣咸以自強富國爲言不屑撫甦民困之陳說其費則股票集腋銖積寸累多則數十萬少亦數萬一奉

俞旨開局招股購買機器曾不數月半爲首事者在滬作纏頭之費甚或侵蝕私囊礦未開而局敗其效可睹而踵起未艾也

何心隱朱方旦薛執中

康熙中有朱方旦爲王鴻緒劾誅道光時有薛執中爲曹楸堅
參繫皆與明之何心隱相類心隱爲顏山農弟子然實大猾或
謂以講學開罪江陵御史趙崇善追劾王之垣殺心隱以媚江
陵乃挾私憾不足信也據之垣歷仕錄云湖廣有大奸何心隱
卽何夫山卽何兩川卽梁無忌卽梁綱一卽梁光益的名梁汝
元原籍江西永豐人初以事戍貴州衛著伍脫逃各省往來孝
感以聚徒講學爲名萬曆七年祁門縣捉獲予發候按察使查
卷問理已而在監病故明朝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八年正月己未先
是汝元揚言張居正專政當入都頌言逐之居正微聞其語授
指有司捕治之已湖廣貴州界獲妖人曾光竄入汝元羅巽姓
名云謀不軌汝元巽俱先死湖廣守臣具爰書下法司訊之并
曾光亦非真也第據律論罪南雷文約朱天麟墓誌銘云何心

隱傳泰州之學爲江陵所害弇州摘其爰書作傳人遂以游俠
外之公觀其遺錄有所發明刻之眾毀之中觀陶菴黎洲二家
之言似心隱一獄江陵未免周內害之是非究莫能定也與方
巨執中微有別

山虛水深

西谿叢語

卷上

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

蕭古無人蹤惟見嚶曉狀其聲也分甘餘話古琴銘山虛水深

四句新建陳士業述之於寒夜錄乃姚寬云云香祖筆記

卷五

陳

晉州士業云極喜古琴銘四句云云姑妄聽之

卷四

王崑霞雁宕

游記中鳥語古琴銘云云道光庚戌朝考新進士詩題爲山

虛水深得蕭字試士鮮有知出叢語者周東漚都轉適前數日

閱閱微草堂筆記因以古琴銘狀琴聲詰題官韻押蕭蕭

欽擢一等入館孰謂小書短記無裨學問耶此事胡君寄紅書
芬得之杜少宗伯聯杜亦是科吉士當不妄也

蓮鬢閣集

西法入中國徐光啟等深信不疑惟番禺黎文忠公逐球頗窮
辨之集中與陳喬生談天書云西人云自太西浮海入中國至
圖中晝夜平綫之處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地平略無高低道轉
而南過大浪山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
下相爲對待矣果如所言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則彼
所見出地三十六度之南極當面東而左視見之其說可信今
不過面東而右視見之是依然未嘗對待也不過此大浪山之
地去北極最遠而又適處西宮旋轉至彼方之時故見此星之
出地三十六度耳此段據蓋天與西法言渾天不同猶可各執

一說至末云吾蓋憂其說之流以補世將來無君臣上下之分皆此言階矣然而其爲說殆不能不出於此者則又何也夫西人者固嘗以爲中國至小外國至遠至大推而言之則是地大於天故不得不爲此論以申其說則可爲洞見西人隱情而預燭二百年後情事者明末一人而已王船山永歷實錄云三年正月西洋人瞿紗微進新歷詔頒行之十二月給事中尹三聘奏霍紗微擅用夷歷燭亂祖憲乞仍用大統舊歷從之不意荒朝小腆槐棘人物其識見正大反遠出異時宰相上也

璉耽幼侍其父遠歷西洋周知夷詭謂利瑪竇萬國全圖中國爲亞細亞洲而以西洋爲歐邏巴洲歐邏巴不知何解以太西推之亦必夸大之語若亞者爾雅釋詁云次也說文解字云醜也增韻云少也細者說文解字云微也玉篇云少也亞細亞爲

西語華語則次小次洲也其侮中國極矣近人論史每吹趙宋爲弱然元昊改名兀卒華言吾祖歐陽文忠上劄子謂吾祖兩字是何等語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若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玩中國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當以此折之乞拒而不聽而明人甘受利瑪竇之侮媢而不之覺曾無一人悟其奸者何耶璉耽每見世人文字有稱引泰西歐邏巴亞細亞者輒怒擲蹴踢之不復視

王蓮生編修

福山王蓮生編修

懿榮

西船中丞

光琛

孫蓮塘觀察

祖源

子癸

西順天副元捐戶部員外郎己卯庚辰連捷館選癸未授職晉

撫張香濤密摺保舉中外人才五十九人編修父子皆與焉甲申二月二十二日邸鈔載其奏請京官津帖銀兩作正開銷中云夫自視太薄者予人亦將不厚臣節日卑則臣道不立臣道不立則治安難期又云臣之值此豈敢重有所矯蓋重有所矯者必有所甚貪有所甚貧遂不可問持論與去歲盛庶子昱張中丞兩摺同而不欲得津帖及欲得津帖未曾明說不知其命意所在璉耽謂學林云白樂天作策林欲官吏清廉然又謂凍餒切於身雖巢由不能固其節何其言之不類耶僕已疑之次日邸鈔又載其請復古本尙書附入十三經注疏與今本尙書並行且請大小考試命題兩本並用則迂緩不切於用幾成笑柄矣其引舊唐書舊五代史與歐宋書並列二十四史爲緣起已覺不倫又云伏勝今文孔安國古文終漢之世二者代興並

立學宮則語近武斷班書儒林傳贊但有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一語不久卽罷可爲終漢之世代興並立之據乎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三十卷綱羅散失自足成書若以之立學則惠張之易陳氏之詩胡氏之儀禮孔氏之公羊春秋邵氏郝氏之爾雅皆刊附十三經注疏後可乎己丑六月十八日

上諭編修王懿榮呈請續修 四庫全書並臚陳 本朝儒臣

所撰十三經疏請飭取列學宮各一摺著俟會典纂輯告成後由翰林院奏明請 旨欽此蓋猶是請孫注疏立學之意也

七月初九日邸鈔原奏云安陸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孫星衍云云陳奐毛詩傳疏胡培暉儀禮正義陳立公羊傳正義鍾文烝穀梁經傳補注劉寶楠論語正義阮福孝經義疏補注郝懿行爾雅義疏又云劉文淇左氏傳正義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段玉裁說文解字段氏王筠說文句讀釋例

史恩濤

丁亥元旦申報載丙戌十二月十三邸鈔四摺十二月初六奉

上諭御史

掌廣西道

王廣榮

江西道

張炳琳奏蠹吏侵扣鉅款

一請飭

交部嚴訊

河南道

吳兆泰奏書吏侵蝕帑金部臣

孫詒經王奏則云嵩申孫詒經

委曲遷就

江南道

劉綸襄奏書吏侵吞鉅款

五萬

該堂官失察輕縱

劉奏稱孫詒經知其事僅將該吏送坊並許將吞款吐出卽行

釋放吳兆泰稱張曜函致孫詒經屬其追問該侍郎與該部各

堂籌商辦法送坊看管飭罰萬金希圖了事著孫詒經及戶部

各堂官明白回奏正月廿八申報載正月二十六電音奉

上諭前因御史王廣榮等奏參戶部銀庫書吏史恩濤

春泉卽松泉

侵扣鉅款等情發交刑部嚴訊並諭令孫詒經明白回奏嗣經

刑部傳訊該書吏

山東司書吏陳世昌

等有無贓證堅不吐實復飭山東

巡撫張曜訊取該委員

候補知府劉景宸沈廷杞

等確供交部核辦茲據刑

部奏稱該書吏等索賈一事訊無實據照被參各節酌量完繳等語已革書吏史恩濤此案雖無需索使賈確據惟以一書吏屢被言官參奏平日車馬衣服奢侈踰度其爲遇事招搖聲名狼藉已可概見必應嚴行懲辦以儆將來史恩濤著照部議杖一百徒三年

定徒天津見二月廿一申報

餘依議戶部左侍郎孫詒經將史

恩濤斥革交坊意在嚴懲蠹吏惟未經查出實據輒令繳銀辦理殊屬失當孫詒經著交部議處欽此正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閻敬銘福錕翁同龢嵩申孫詒經景善孫家鼐革職均加恩改革職留任景善調吏部右侍郎孫家鼐調兵部右侍郎二月初八孫詒經罰俸一年不准抵銷毋庸在毓慶宮行走王慶榮先於十二月選潯州府知府二月十七申報載正月廿九日

邸鈔刑部及東撫兩摺所謂扶同隱飾也云蠹吏藉端勒索是其常情設法刁難又其慣技卽別經發覺又恐致被牽連竟坐與受同科之罪不敢據實申訴如果奉公守法豪無情弊何至人言嘖嘖且索費有一萬兩之多竟如是之確鑿可據恃無賊證任意狡展就近傳訊該委員云云可見或云部摺有抑勒詐索出錢人例不坐罪委員無所用其迴護語何以劉沈親供有如果出過費銀餉鞘短少沿途州縣豈肯出具印收逐站護解之語蓋仍恐牽連不敢據實申訴卽使提京面質亦彼此堅不吐實況僅就近傳訊又有司局會詳眼中各數兌收並無短少之鐵據宜蠹吏之愈無忌憚也十八日載初三邸鈔孫詒經回奏則云派員請領當卽飭司趕緊開放風聞史恩濤有索銀萬兩之事委員並未允給以臣嚴催趕放無從阻攔因卽放出因

傳該吏斥革交坊押審先誘令繳銀萬兩俟繳後據款請
旨懲辦以爲索賂無據而繳款有據鉅款繳出則該吏貪婪不
問可知原奏函屬追問查頭批銀於前月十二甫放計餉辦行
程至早亦須十五站始到臣於二十九日詰問書不能如此速
其同官籌商臣惟恐洩漏遠颺是以不與一人提及同官實未
會商辦理此案在大廷廣眾之中現未辦結何得遂謂委曲遷
就希圖了事其駁詰原奏三端可無論惟誘之一字雖本經訓
而見之章奏則似向所未有也

輪船招商局

光緒十三年二月初六日申報載戶部覆陳維持招商局摺二
年三月十日云同治十一年設輪船招商局光緒二年江督沈葆
楨奏美利堅旗昌公司歸併招商局請撥江浙等官款爲報部

之初案此後行之十年官本盈虧商情衰旺該局從未報部查沈奏請撥官本銀一百萬兩內江藩司十萬江安糧道二十萬江海關道二十萬浙江省二十萬江西省二十萬湖北省十萬三年直督李咨撥濟招商局生息銀十萬兩內天津道五萬津海關五萬此招商局官款之報部有案者六年三月李奏該局官款自六年起勻作五年拔還由承運漕糧水腳按年扣抵六月李奏定購美國鐵甲船二隻提用招商局三屆漕腳還款一百萬兩此招商局拔還官款之報部有案者復查二年沈摺有本年北洋又酌撥官帑以濟之語六年三月李摺有存官本原平銀一百九十萬八千兩除撥還東海關十二萬六千五百兩尙存一百七十八萬一千五百兩之語是招商局官本不止部中有案之一百一十萬兩拔還官本亦不止部中有案之一百

萬兩又查光緒三年南北洋大臣李沈等會奏整頓招商局摺稱歷年撥存該局官帑一百九十萬八千兩均與緩息三年俟光緒六年起緩息按本勻分五期每年繳還一期無論如何爲難不得再求展緩統計八年官本全清其緩收息款以後或作官股或陸續帶繳屆期察看情形再議今該督奏稱該局官本計歷年扣還並湖北軍需扣款業已過半外尙應還銀七十七萬餘兩前後奏案頗有參差且歷年所緩息銀作何結算亦未聲敘請

飭下北南洋大臣李曾將撥借官款某年由某省某款動撥銀若干某年於某案內撥還抵還某省銀若干現在未還係欠某省銀若干并查明前後八年所緩息銀共計若干曾否陸續繳還抑係作爲官股生息應於某年起息每年息銀若干詳細開

單奏報至請應還官本七十七萬餘兩俟洋債歸結後分年繳還未免漫無限制所有未還官本除本年免與拔還應自光緒十三年起分五年繳每年只令繳還十萬餘兩商力不至竭蹶所繳銀兩卽令提解部庫扣臣等更有請者從古商務未嘗議於朝廷海上互市以來論者乃競言商政竊謂商者逐什一之利以厚居積權子母爲事者也厚居積必月計之有餘權子母必求倍入之息若計成本則日虧問子母則無著甚且稱貸乞假以補不足猶號於眾曰此吾致富之術也有是理乎洋人之通商中國斷不爲折閱而來乃招商局十餘年來不特本息不增而官款洋債欠負纍纍臣等稽之案牘證之人言知所謂利權上不在國下不在商盡歸於中飽之員紳如唐廷樞字景星香山人癸未三月出洋十二月歸朱其昂之被參於前徐潤字雨之甲申正月請假張鴻祿

字叔和甲申五月丁艱甲午十月十九日

上諭劉坤一奏

前辦上海招商局廣東候補道張鴻祿因虧空局款被參革職
開復仍在上海起造花園聚集游人事徵逐聲名甚劣實屬
行止卑鄙有玷官箴張鴻祿著卽革職勒令回籍不准逗留上
海以儆官之敗露於後皆其明證主計之不得其人出入之經

不能講求樽節又安得以局本虧折諉之於海上用兵耶請

飭下南北大臣欽遵光緒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諭旨徹底清查認真經理將現存行海輪船幾隻行江輪船幾
隻碼頭幾處船隻名號碼頭處所及總局分局委員商董銜名
詳造細冊報部存案嗣後派辦之員如有如徐潤張鴻祿之虧
欠局款其原保及失察之大臣卽應請

旨交部議處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肅 謹案壬申冬招商局初設以規元銀百兩爲一

票按月一分起息其時市肆錢行無此重利仕商不知遠慮爭

購恐後十五年來局事一如部摺所言已成不可挽回之局中飽者亦悖入悖出將同胡光墉一敗塗地未園味蕪園更不如芝園之可抵清查固難經理亦復不易嗟乎豈特招商局哉丙戌四月二十五日邸鈔閣相等奏查明八旗重支庫銀著落分賠並釐定章程十條以除積弊摺有云天下積弊皆起於簿書叢雜之中而胥吏之因緣爲奸有司之鉤稽不密皆能使良法美意盡爲蠹政之資其言不專指庫銀壬午雲南之報銷去冬山東河工之扣蝕皆是也況招商局之設意則美矣而法本不良雖釐定章程而弊必不可去雪扶曰立賢無方後人每援書言爲破格用人之口實亦思小人勿用易繫之爲開國承家者戒哉天下縱乏才奈何求富強之術於江白大洋俵輩也丁亥六月五日申報載織布局開辦告白云上海織布局於光緒六

年經李相奏請開設原欲收回利權因任事者鄭陶齋盛杏孫

經蓮珊

元善

買空賣空延閣八年尙無成議現委龔道

季仁重

辦舊股加銀三十兩更換新票仍作百兩三月後不持銀換票將舊股票作廢紙論前局收股銀五十萬兩事尙未成而用已至四萬餘壬午年利息尙多未付者今各股友聲稱集有十五萬兩機器四百張每年可出布二十四萬疋市價可售銀四十萬兩棉花煤油漿粉官利人工一切開銷約需銀三十三萬兩餘利十一萬兩庸按庚辰開局時鄭陶齋何嘗不以布利最厚較招商開礦有把握以歆動人之買股分票豈知誑集五十萬金但爲彼等賣空買空隨意花銷以致八年之久利僅二年餘欠至今未付而局本已虧折止九八規銀八百五十兩零雖云俟鄭回滬清理亦徒託空言買股者欲換新票則必須加銀

否則存一廢紙且換後亦不知開辦與否倘再蹈前轍則擲百三十金於虛牝矣奏辦收回利權如是如是

招商局又有香山鄭應鈞陶齋于甲申二月彭玉麟調赴廣東
東矣末月添委督辦盛宣懷于甲申二月回天津
忠辦眉六月初十以馬建忠議歸併旗昌乙酉六月廿一日
復歸蓋掩耳盜鈴以防法夷燒燬劫掠丁亥八月添委會辦
陳樹棠辭職道有股分十萬兩
能虎駢子織布局月出二萬疋是日布不及七百疋也
開銷歲約三十三萬是日需幾千兩矣以千兩易布七百疋是
每疋需銀一兩四錢餘矣機器之與人相較吾不知其利
厚何在也徒以供局中人揮霍燹喫而已丁亥五月十六日
交機器汽爐等共五百七十九箱又四百四十八件由
丹科手付過九萬八千六百三十九兩九錢二分
匯豐行機器一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兩九錢二分
欽值銀二萬八千三百七十五兩九錢二分
六兩又建樓房四千九百七十五兩九錢二分
下二百七十二兩又建碼頭一千九百五十五兩九錢二分
四千一百六十二兩其二十萬○三千九百五十五兩九錢二分
廢票一千五百廿六股尚有四百六十股應銷股票存經
蓮珂處未交出前局共收股分四千九百七十四股按據此則舊
九百八十六股在外實存二千九百八十八股

局交出可以作數銀外實虧折九萬五千四百八十九兩

彭尙書奏摺

光緒七年三月衡陽彭少司馬玉麟巡視長江水師至蘇州友

人傳其奏摺附片云再次俄人遠懾

天威敬服懷柔似可消弭兵革漸紓

宵旰隱憂矣然臣伏查漢唐以來和戎之策可恃而未可恃者

則以彼族性猶犬羊狼貪無厭祇知畏威不知懷德和與備固

不可偏廢也我國家承平日久前此海禁之嚴未嘗稍懈嗣

因粵逆之亂兵丁不暇及遠泰西各國乃得乘隙竄入要挾百

端請求萬億朝廷念瘡痍未復不忍再興赫怒之師輯柔撫

綏包涵無外乃洋人不知恩德得寸進尺得尺進丈至於今日

氣燄益張卧榻之旁已爲鼯睡普天率土疾首痛心凡稍有血

氣者莫不髮指欲求一得而甘心焉而當事復不思自強反以崇尙西法爲得計不知智出人下氣已先奪食其唾餘揶揄更甚今幸俄事親和邊塵永定疆臣大吏正宜卧薪嘗膽協力同心凡造戰船儲器械推人材籌兵餉要皆不避勞怨實力舉行講武備以固藩籬求吏治以培根本務使士習民風咸趨於正庶頑廉懦立日進於強又何慮遠人之不服哉若猶粉飾彌縫顧全爵祿喜功好大妄逞材能甚至舍己求人用夷變夏僅圖目前之無事不計日後之安危禍福之機殊非臣所預料也從來強兵必先富國未有不富而能強者此時庫款空虛疲於徵應求富之法惟在省不急之需以濟有益之用當用者不掙克以儉事則費歸實濟矣當節者不附和以取容則費無虛冒矣如居家然飲食酬應無一浪費之金錢則日積月累不求富而

自富於無形治國治家其理一也今如購鐵甲船造火輪路尤糜費之至鉅者查自古祇有海防並無海戰不防海口以固門戶欲以鐵甲爭勝於大洋果確有把握乎再以鐵路言之夫造鐵路者無非欲求自便也不知便於己者亦便於人我於此鐵路往來能禁彼不於此鐵路往來乎洋人海口通商而不及腹內者以不便於轉運耳鐵路開則輪車可達倘我倡之於前而洋人復於輪車所不能至之處以鐵路爲請不許則失好許之則損威彼時將何以處往年雲南之費爲鐵路也上海吳淞之費亦爲鐵路也豈有不准洋人開鐵路而永禁在案者今乃可以自相矛盾耶夫長江萬里之險天所以限南北也鐵路開則天險失王營至京千五百里供行李往來爲生者數十萬人鐵路開則生計絕況饑寒所迫爲盜爲亂俱在意中當邇京畿尤

深惕惕是言鐵路能獲大利者

臣

恐大利未獲而大害已隨之

也

乙酉八月廿二申報載左相侯奏摺請專設海防全政大臣凡七條六云鐵路宜仿造也清江至通州請先試辦廿五載

左文襄遺摺又云鐵路礦務船政各政及早舉行湘陰衡陽皆偉人而所見不侔如此

爲今之計莫如節

此鉅費以增防費海口有備內地自可從容以圖富強反是而作無益害有益以臣之愚未見其可應請

皇太后

皇上睿謀獨斷永不准開鐵路可免日後若干枝節

臣

去秋奏

請添造兵輪船十隻以固長江門戶仰蒙

天恩俯允飭江南等省分造以期速成查此款需費無多可否

於節省鐵路巨款之中分十之一飭下沿江各督撫通力合作

迅成此舉以爲南洋大臣之助是亦自強之一端也

臣

一介書

生不學無術加以老病頹唐未能補報涓埃而愚魯性成罔知

忌諱值時事艱難之際寢饋不安雖無位之可尸實有職之當
盡管見所及冒昧直陳是否有當不勝悚惶待命之至伏乞云
云疏入未見邸鈔而鐵路之議罷輪船十隻滬閩兩局造成與
否亦未有明文越兩年癸未而越南法事起正月廿四日超擢
兵部尙書十一月初三駐師廣東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旨法人現來請和於津約外別無要求業經允其所請約定越
南宣光以東三月初一日停戰十一日華兵拔隊撤回二十一
日抵廣西邊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戰華兵拔隊齊回四
月二十一日齊抵雲南邊界臺灣定於三月初一停戰法國卽
開各處封口已由李鴻章分電沿海雲南各督撫如約遵行矣
惟條款未定之前仍恐彼族挾詐背盟伺隙卒發不可不嚴加
防範著傳諭沿海各省督撫將軍并雲南廣西督撫各統兵大

臣督飭防軍隨時加意探察慎密整備毋稍疏懈是爲至要欽
此四月初六日申報附張載香港新聞紙尙書奏葉云爲敵情
叵測款議雖定仍宜嚴備戰事立自強之基以誌後患謹瀝懇
忱恭摺馳陳仰祈

聖鑒事竊

臣前接總署轉電光緒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旨等因欽此臣比卽電致總署萬萬不可先撤兵中其狡謀乞
爲代奏二十七日復接總署轉電本月二十六日奉

旨彭玉麟電奏請飭統兵諸臣仍紮原處等語撤兵係照津約
斷難失信昨已將辦理此事全局利害諭知張之洞著卽給與
該尙書閱看自可了然且撤兵回界仍係整軍嚴防彼卽挾詐
背盟我亦有備無患該尙書等惟當懷遵前
旨迅速辦理毋誤事機欽此伏讀之際仰見

聖謨深遠籌策萬全於議和息兵之中仍寓思患豫防之意莫名欽服但微臣區區愚慮尙有不能已於上瀆

宸聽者請更陳之我

聖朝政崇寬大待島族過於優容決無自我橫啟釁端之事彼族知其然也而以爲畏之遂日肆其欺侮而悍然罔顧然如琉球之未復伊犁之讓界兵端未開猶可說也此次

朝廷赫然震怒命將出師迄今三載本年二月十三日諒山大捷

天討方張乃津約忽以款局終事墮其術中益見輕於彼矣彼族犬羊成性梟獍爲心如市井無賴小人惟利是趨安知信義挾其趨利之心存一見輕之意見我之兵衛旣撤全越悉爲彼有險要已失藩籬洞開安有不乘機侵軼之理若待至此而始

悔失計不亦晚乎且上年津方定約彼卽犯越之觀音橋我兵
方撤入關彼卽肆擾臺灣前事固昭昭可鑒今復狃其故智以
款欺我我復信之堂堂中華任其玩弄於股掌而毫不省覺臣
愚恐諸國聞之謂吾華之易與也亦必從而生心羣思因我以
爲利邊鄙之患其有已時哉抑臣更有慮者西國覬覦中土多
歷年所彼其用兵於我忽而請款者夫豈有愛於我而講信修
睦哉其必有所圖也明矣自海上告警以來召將徵兵購船製
械天下騷然糜餉已數千萬及布置粗定兵機漸利彼乃以一
和字誤之而我所用經費盡成虛擲如此行之數四海內罷敝
勢必不支不得已一惟和之是從由是當事者以和爲得計無
復自強之謀領兵者以和爲固然潛銷致果之氣邊疆要隘又
以屢和之故武備懈弛而不修一旦黠虜挾其堅船利礮號召

彼類環起而與我爲難其時財用旣匱兵氣不揚天下大局將有不堪設想者此其用心至深設謀至毒而其勢殆將必然故臣每一念及輒中夜以興繞帳彷徨而不能一刻稍安也昔趙宋南渡韓劉諸將百戰抗金岳飛力圖恢復長驅北向幾復中原乃秦檜主和金牌遽召遂終宋之世訖不復振何則戰則氣以厲而彌奮故可進於強和則氣以餒而益偷故日趨於弱宋之已事固其明效大驗矣方今款議已定自難中改然黠虜無信事未可知伏乞

嚴飭沿海各疆臣及各將領嚴備陸師戰守外瀕海如天津吳淞福州廣東臺灣等處應趕緊添造大小鐵甲戰船每口至少必須十餘隻各另成一軍募各海島精壯漁戶熟習風濤沙水之性者編爲各船之勇免使爲敵人募用以成奸細精選久於

水師身經百戰健將爲之管帶勤加操練靜以待之庶幾立自強之基萬一敵復敗盟狡焉思逞卽永絕其好一意從事於戰內外臣工復有敢以議款之說進而損威納侮者應請照十年七月十五日

上諭交刑部治罪

嚴旨肫切自宜懷遵斷不可一誤再誤仍蹈故轍圖一時之苟安貽無窮之隱患惟務聲罪致討大張撻伐必令俯首帖耳就我銜勒不敢復肆鴟張而後已如此則國家之威靈遐暢彼族之窺伺隱消四海永清寰宇蒙休矣微臣愚戇不知避忌謹披瀝血忱由驛馳陳伏祈

皇太后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十二運

黎洲明夷待訪錄序引胡翰所謂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於今皆在一亂之運 後二十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潛邱

劄記

卷五

與戴唐器書十三按周敬王四十三年爲甲子至康熙

癸亥凡二千一百六十年始交入今甲子爲大壯

庸

按自帝堯

元載甲辰至嘉慶元年丙辰凡四千一百五十四年見讀書偶

筆

卷十

今自丙辰至光緒十二年丙戌又九十年合之凡四千

二百四十四年以胡翰之說推之康熙甲子至今僅得二百三

年治運未艾拂赫薩寶犯順胡爲

劉次方侍御奏 殿廷考試嚴除積弊

光緒庚寅七月初六日奉

上諭御史劉綸奏殿廷考試請嚴除積弊一摺廷試爲掄才

大典閱卷大臣宜如何秉公校閱期於無濫無遺若如所奏近來殿廷考試流弊滋多頗滋物議亟應嚴行整頓嗣後派出之閱卷大臣等務當悉心詳閱遇有詩賦失音出韻及引用舛錯點畫遺落者一律簽出不准擬取前列其分閱未入己手之卷並不准檢尋移置致滋弊端如有校閱草率應簽不簽者經朕看出定當予以懲處至呈遞詩片與科場暗通關節者無異倘有此等情弊一經發覺定行分別嚴懲讀卷閱卷大臣均係朝廷特簡諒不致有心欺罔該御史所請欽派王公監試之處著毋庸議其所稱本科殿試一甲二名進士文廷式策內閣面二字讀卷大臣並未簽出著派崑岡調取原卷查明據實覆奏另片奏近來崇尚說文試卷中往往攙寫篆書易啟揣摩迎合之習等語考試文卷不准書寫卦畫篆文例有明條嗣後鄉會試

卷如有違式書寫各項變體難字者卽著照科場條例認真辨
理其殿廷考試倘似此違式者亦著一體懲辦以肅功令該部
知道欽此初十日奉

上諭崑岡遵查文廷式試卷據實覆奏一摺據稱檢閱原卷策
內閻面二字係屬筆誤讀卷大臣未經籤出等語所有此次讀
卷大臣福錕徐桐麟書翁同龢嵩申徐郵廖壽恆汪鳴鑿均著
交該衙門照例議處欽此庸按八月初八申報附張劉奏略云
有詩失韻而考差高列者有賦出韻而散館一等者并有引用
舛錯點畫遺落不加指摘擬置高名 閻面係閻閻之譌

有人傳說時都門有無名子撰對語云讀卷太心虛閻面居
然登榜眼行文眞膽大蠢躬何必問源頭以是科中式卷有
耳者心之譯躬之蠢也語又云文爲翁叔平大司農讀卷同

官亦疑閩面無出必係筆誤而翁則以曾見一詩以閩面對
檐牙或有出處答之

統軍元帥印

江西藩庫有統軍元帥印一據志隱齋詩鈔卷五統軍元帥印歌
序乾隆六十年清江縣漁人於樟樹鎮江中獲銅印其式外圓
內方圓徑四寸一分方二寸五分缺一紐篆統軍元帥府印六
字背鐫治平四年月中書禮部監造按宋英宗年號治平而元
時始設中書省等官僞天完徐壽輝亦有治平之號陳友諒爲
其元帥曾領兵至江西蓋陳氏故物也今藏江西藩庫庸按窗
山序說甚核今西江人皆呼陳友諒印第謂元時始設中書省
等官則失之不攷唐已設中書省宋以中書門下樞密爲三省
非始於元也